

38

3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FEB 7 19

T Ch L <sup>6.05</sup> 5235.44626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一

雜文十一

雜說二

雜說四篇

本政一篇

愛直一篇

論書一篇

受命于天說一篇

寄言二篇

釋辯

釋疑一篇

公獄說一篇

善惡鑒一篇

雜說

韓愈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綱紀理亂一作紀綱而已矣天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珍藏印

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  
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夏殷  
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領  
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於集無此字天下也無分勢於諸侯秦  
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亡焉耳是故四支雖  
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四海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  
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集作扶持  
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醫者善計者為之

二

龍之嘘氣成雲雲固鼎集作不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而茫茫  
窮乎玄文粹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潤

谷雲亦靈恠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一作雲也若龍之  
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  
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易  
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三

談生之為文粹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恠哉然吾觀於  
人其能盡其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嫉邪  
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為乎昔之聖人者其首有若牛者其  
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象俱者彼皆貌似  
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耶有平脊曼膚頰如渥丹美而  
狼者其貌則人文粹則人矣其心則禽獸又惡可謂之人耶

也集作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事之可否為不失也恠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四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祗辱於奴隸人集無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今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集有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材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良馬嗚呼其真無馬耶其真不識

馬耶

本政

周之政文既其弊也後世不知其承大敷古先遂一時之術以明示民民始惑教百氏之說以興其言曰天下可為也彼之政仁矣及於誼此之政敬矣矣於忠我其周從乎曰周不及殷其殷從乎曰夏曰虞曰陶唐曰三皇氏曰邃古之初暴孽情飾淫志技辭琢正紛紊斜射以僻民和以導民亂嗚呼道之去世其終不復矣乎長民者發一號施一令民莫不悱然矣謂不可守遽變而從之譬將適千里及門而復後雖矻矻決不可暨原其始固有啓之者也聞於師曰古之君天下者化之不示其所以化之之道及其

弊也易之不示其所以易之之道政以是得民以是淳其  
有作者知教化之所繇廢抑詭恠而暢皇極伏文貌而陶  
忠質茫乎天運宵爾神化道之行也其庶已集作乎

愛直贈李君房別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耶吾觀李生  
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為之思有所不疑  
疑之未嘗不為之言勇不動于氣義不陳乎集作于色南陽  
公之舉錯施為不失其宜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  
亦左右前後有其人乎凡在此趨公之庭議公之事者吾  
既從而游矣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  
既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鄉也人不知者將曰李生

之託婚於富貴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耳故吾樂為  
下道其為人焉今之從事於彼也吾能為南陽公愛之又  
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  
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為驩欣  
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  
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為天下惜集作愛之

論書

劉禹錫

或問書曰書足以記姓名而已工與拙何損益於數哉答  
曰此誠有之蓋舉下之說耳非論中之說亦猶言居室曰  
避燥濕而已言衣裳曰適寒煖而已言飲食曰充腹而已  
言車馬曰代勞而已言祿位曰代耕而已今夫考居室必

以閤門豐屋為美，筓衣裳必以文章，文粹作鮮澤為申評，飲

食必以精良，海陸為貴，第車馬必以華輶，絕足為高，遷祿

位必以重侯，累封為意，是數者皆不行，舉下之說矣。獨於

書也行之耶？禮曰：士依於德，游於藝，德者何？曰敏。曰：至曰

孝之為，一無謂藝者何？禮樂射御書數之為，一無謂是則

藝居三德之後，而士必游之也。書居數之上，而六藝之一

也。語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乎。集作矣哉！不有博奕者乎？

為之猶賢乎已，是則博奕不得列於藝，差愈於飽食無所

用心耳。吾觀今之人，適有面詆之曰：子書居下品矣，其人

必適爾而笑，或謦然不屑，有詆之曰：子握槊奕碁居下品

矣，其人必赧然而媿，或艷然而色，是故特集作特敢以六

博人不敢以六博斥人，嗟乎！眾尚之移人也。問者曰：然則

彼魏晉宋齊間亦嘗尚斯藝矣，至有君臣爭名，父子不讓

何哉？答曰：吾始欲求中道耳，子寧以尚之之弊規我歟！且

夫信者美德也，秦繆尚之而賢臣莫贖，黃老者至道也，竇

后集有好字尚之而儒臣見刑，道德且不可尚，矧由道德以下

者哉！所謂中道而言書者，何處之文學之下，六博之上，材

鈞而善者得以加譽，遇鈞而善者得以議能，所加在乎譽

非實也，不黷于賞，所議在乎過非罪也，不紊于刑，夫如是

庶乎六書之學不堙墜而已乎。

受命于天說

黃頰

孔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上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

命，君命逆則臣無命。故君子必先慎乎德，德薄而位尊，

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嗚呼君人者得不鑒戒於是言乎王者將順天行道而臣下自脩德矣苟逆於天命而臣下隨所化矣然忽湯文居其下則將因是逆以原于德搖民心于宇內爲其上者無危乎故爲君不易而作臣者知難不易則德明知難則畏命是故夏殷周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末之爲理內逆于心外亂于身豈不以受天命者耶故夫十二朝之亡也十二朝之作矣雖小民女童必知其過矣何者爲君以爲賢爲臣以爲然常不觀于前無慮於後大渙一時之榮而已矣歷以度之咸失於此嗚呼君人者得弗鑒戒於是言乎

寄言

常端符

孺子道成人之言父母必憐誇焉非直父母也鄉人亦異而指之矣是何也非所以期孺子也待以孺子而言成人也則父母加之一作如鄉人指異即有魁然成人而事孺子是何人哉其所以待之視之用何心也移是而言小人不能爲君子固也陷乎罪誅非暴逆狼戾一作而窘於咽喉之空尺寸之膚受之不仁仁人一字不憫憐之也今有一鄉之吏遇孺子把滿巴切弄土塗折挽草木則呵而批之曰何爾也成人者有妄毀淫取顧不敢動睫而過之是誠不了一鄉矣吾欲世之大人無獨見鄉吏之不了一鄉而不自見所不理無喝怒於孺子之爲而恬視魁然成人挽拆大草淫取大物者本其所以待之之心從而校之天下

今有人負病於此則其親戚者憂之聞善醫則不遠燕越而求之欲其病之速瘳若嘔毛掇葉之易是直智無所施耳然則憂者雖甚不能為也善為者又非所憂也不憂非薄人也非其地耳彼誠善醫也安得人人而憂之必居其地而耻不能則將悉其技而為之與憂者之心不異故病甚憂戚之得善為之醫則幾乎平理矣不得善醫者百十晷夜坐環之而藥謀無所曉其夫死喪幾何故曰憂不能為技不習也為者不必憂非其地也必得善為之者處憂之地然後知病之間也不日矣昔之為天下國家而病者豈無善之者耶不得處憂之地耳漆室女誠憂矣不能為魯也鷓夷子甞工為越矣陶朱公則視猶涉者之視車使甞得善為天下國家者處憂之之地何敗亡之有

釋疑

權德輿

記曰君子居易以俟命語曰君子坦蕩蕩此蓋視履考祥而不憂不懼也易曰思患而豫防之語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此又戒慎若厲之義也言豈一端而已哉亦各以集有所當在明者審之而已或不能深推集作本末而疑吾自若則舟有溺騎有墜寢有魘飲有醉食有噎行有蹶其甚則皆可致斃無非危機其可以盡廢此而如土偶木寓耶不然則憂可既乎憂可既乎



公獄辨

楊夔

縉紳先生牧于東郡繩譽也屬吏有公于獄者某適次于座承間諮其所以為公之道先王曰吾每窺辭牒意其曲直指而付之彼能立其牘無不了吾意亦可謂盡其公矣其居席之末不敢以非是為決因退而辯其公且傳曰君所謂否臣獻其可君所謂可臣獻其否是欲彌縫其不至也及君可亦可君否亦否故平仲罪丘擗踵君之意叔向譏樂王鮒從君者也所以智詢於愚以其或有得也尺先其寸或有長也皆庸其涓滴將助其廣大也况末世纖狡丙外荏剛烏有不盡其辭而能必究其情乎使居上者得其情屬躡而詰之可謂合於理矣未足言公也忽居上者具於見遠於理亦隨而鞠之取叶於意所謂明於不法烏可為公哉且不師古之言非不可為也為之不能遠由禮之事非不可行也行之不能久故君子盡心法古動必本禮將遠而不泥久而不亂也若乃告諸獄任意以為明其屬徇已以為公是使懷倖者有窺進之路挾邪者有自容之門矣矧藜棘之內辛楚備至何湏而不克而况承執政指其所欲哉嗚呼欲人之隨意者吾見亂其曲直矣樂人之附已者吾見汨其善惡矣而猶伐其治譽其公無乃瞽者銜別諸五色乎

善惡鑒

前人

衆曰善未必善觀其善之為也衆曰惡未必惡觀其惡之

由也行詐以自銜取媚於小人其足爲善乎任直以獨立  
取惡於非類其足爲惡乎故擇善採於譽則多黨者進去  
惡信於言則道直者退王莽折已以下士而諸父失其權  
彼言善者可憑乎京房守正以極諫而嬖倖指爲逆彼惡  
惡者可聽乎故能鑒其善者必觀於衆之所惡能鑒其惡  
者必取於衆之所善所以衆謂之恃也非孟子之賢無以  
旌章子之孝衆謂之智也非國僑之明無以誅史何之許  
嗚呼道之大非遇於賢明何常不汨哉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一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二

雜文十二

雜說三

志過一首

天說一首

禮說一首

朝日說一首

乘桴說一首

讀韓愈毛穎傳一首

盡諫一首

代河湟父老奏一首

說鳳尾諾一首

原晉亂說一首

祭祀祈說一首

志過

權德輿

辛酉歲予以吏役道于上饒時左司郎中博陵崔公出守  
郡佐與予語及世道次及人倫大節因曰延州之讓不其

至矣集作或者言吳以太伯讓而興季子讓而亡此乃徇

於一方而不蹈乎大方也原夫太伯避季歷奔荆蠻以就

文武之大業則知太伯因天下之尊周以成周也豈以興

吳一作為念季子因天下之去讓以全讓也豈以亡吳為

念然則太伯季子皆以天子之心為心吳之興亡曾不屑

慮彼或者之論誠未通其旨焉子曰誠哉是言然集作季

子之歷聘也聞樂章辯歌詩皆審其盛衰以造乎精微明

閑達物無所逃數有所極耳又何區區異論於其間哉答

曰子之言過矣若季子以興亡必然力不能支乘此而後

三讓是利於將亡因以沽名者也豈可為君子言之過矣

存之予亡之集作豈可為君子言之也以讓之發集作而

季子全之嚮使勤一國之理理于勾吳今亦化為古墟

為榛蕪焉與夫禮讓之大使千古是式貪以之庶暴以之

仁忍垢冒榮者以之知懼其於為理也不其達集作歟予

乃拜受其論退書所聞且以志過名篇庶乎聞義能徙之

義

說天

柳宗元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言天之說今夫人

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昌佐民者

殃又仰而呼曰何為使至此極矣也若是者舉不能知天

夫果茲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氣敗逆墜底為癰瘍癰

贅癭痔亦此無蟲生之木朽而蠅中草腐而螢飛是豈不

以壞而後出耶物壞蟲由之生元氣陰陽之壞人由之生  
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  
能去之者有功於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讐也人之壞  
元氣陰陽也亦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窆墓以  
送死而又穴為偃溲築為墻垣城郭臺榭觀游䟽為川瀆  
溝洫波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萬  
物不得其情倖倖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為禍元氣  
陽陰也不甚於蠱之所為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  
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繁而息之  
者天地之讐也今夫人之一無此字舉不能知天故為是呼且  
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

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為何如集作何如柳子曰子誠有激

而為是耶則信辨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

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而

寒暑者世謂之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蓏癘痔草木也假而

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繁而息之者其能

有怒乎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癘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

為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而禍者自禍欲望其賞罰

者大謬矣集無此字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文粹作亦大謬矣

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

果蓏癘痔草木耶

措說

柳子爲御史主祀事將禘進有司以問禘之說則曰合百  
神於南郊以爲歲報者也先有事必質于戶部戶部之辭  
曰旱于某水于某蟲蝗于某癘疫于某則黜其方守之神  
不及以祭余嘗學禮蓋思而得之則曰順成之方其禘乃  
通若是古矣繼而歎曰神之貌乎吾不可得而見也祭之  
饗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誕漫愒愒冥冥焉不可執取  
者夫聖人之爲心也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蓋于人也  
以其誕漫愒愒冥冥焉不可執取而猶誅削若此况其貌  
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設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旨大矣  
或曰若子之言集作則旱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未有黜  
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蓋于人者何也余曰若子之云旱

乎水乎蟲蝗乎癘疫乎豈人爲之耶故其黜在神暴乎  
乎杏貪乎罷弱乎非神爲之也故其罰在人今夫在人之  
道則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數其名則存而  
教之實則隱以爲非聖人之意故歎而云也曰然則致雨  
反風蝗不爲災虎負子而趨是非人之爲則何以余曰子  
欲知其以乎所謂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爲則十年九潦  
八年七旱者獨何如人哉其黜之也苟明乎教之道雖去  
古之數可矣反是則誕漫之說勝而名實之事喪亦足悲  
乎

朝日說

柳子爲御史主事將朝日其僚問曰古之名曰朝日而已

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記文粹者則朝拜之云也  
今而加祀焉者則朝旦之云也今之所云非也問者曰以  
夕而偶諸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則朝拜之偶也  
古者且見曰朝暮見曰夕故詩曰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左  
氏傳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禮記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  
廢朝暮不廢夕晉侯將殺豎襄叔向夕楚子之番乾谿右  
尹子革夕齊之亂子我夕趙文子礪其椽張老夕智襄子  
為室美士茁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即向瓊闈拜謂之  
夕即亦出是名也故曰大采朝日少集作小采夕月又曰春  
朝朝日秋夕夕月若是其集作之類足矣又加祀焉蓋不  
者為之也僚曰欲子之書其說吾將施于世可乎余從之

乘桴說

前人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集作干海從我者其由也與子路聞之  
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說曰海與桴與材皆喻  
也海者聖人至道之本所以浩然而遊息者也桴者所以  
遊息之具也材者所以為桴者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  
乎則天地之心者聖人之海也復者聖人之桴也所復者  
桴之材也孔子自以極集作極生人之道不得行乎其時將  
復於至道而遊息焉謂由也勇於聞義果於避世故許其  
從之也其終曰無所取材者言子路徒勇於聞義果於避  
世而未得所以為復者也此以退子路兼人之氣而明復  
之難耳然則有其材以為其桴而遊息於海其聖人乎子

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由是而  
言以此追庶幾之說則回近得矣而曰其由也與者當是  
歎也回死矣夫或問曰子必聖人之云爾乎曰吾何敢吾  
以廣異聞且使邈世者得吾言以為學其無悶也捷焉而  
已矣

讀韓愈所著集作毛穎傳後題 前人

自古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  
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恠而吾久不克見揚子誨  
之來始待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而  
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恠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取青媲白  
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為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

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且一作俳又非聖人之所棄

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  
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說文粹答問呻吟習復

應對進退掬潘播文粹灑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焉游焉

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羨玄酒  
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 梨橘柚

苦鹹酸辛雖蜚吻裂鼻縮舌齒齒而咸有篤好之者文王

之昌蒲菹屈到之芟曾哲之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

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為也亦將弛焉而不雪歟息焉

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於文粹口歟而不

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壑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不可以

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作  
置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  
故奮而為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集作勵其有益  
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咕咕  
然動其喙彼亦勞甚矣乎

畫諫

盧碩

漢文帝時未央宮求明殿畫古者五物

兩漢故事文帝三年于未央殿畫

軼草進善旌誹謗木敢諫  
鼓辨豸凡有五色物也

成帝陽朔中嘗坐群臣于下

之曰予慕堯舜理故目是以自况大司馬陽平侯 王鳳  
拜舞而賀曰陛下法古為治上稽唐虞仁遠乎哉行之斯  
至旌鼓之屬在陛下建之而已矣至於神草靈獸臣知不

日當座于明庭以彰上天之允答也微臣不勝鳧藻之抃

御史大夫張

張忠

出次而言曰斯無用之物也臣請即日巧

之且是畫肇于太宗之時凡八聖矣開眼而覩之者皆面

一作  
背面

而適之未聞有裨于治也臣敢為陛下條舉臣嘗聞

文帝時雒陽人賈誼為博士能誦詩屬書嘗為上陳古先

帝王之道漢朝正朔之法士以公卿之任無以易誼俄絳

灌馮敬之伍害其賢而殷之遂踈而不信傳卑濕之國後

雖徵還卒不得大用喪志而死至今負才蔽器之徒猶以

為憤此則善雖進而不能用也帝又降詔除誹謗之令許

人言事迨中宗朝大臣楊惲蓋寬饒以譏刺諛語皆坐大

辟先帝在東宮言其法大深刻中宗竟不悔此則木雖旁



平人不敢書上也初元帝弘恭石顯專權亂政前將軍望  
之嫉其姦邪諷上除之不從望之反羅其愆過一作以自  
殺此又邪不可觸之之驗也前日安昌侯禹居陛下師傳  
之尊不能率已以儉而乃決涇引渭廣開田疇使身娛耳  
多置侈樂平陵朱雲上書請斬其首陛下怒不可忍遽將  
誅之雲倉卒無據乃至喪膽失魂臣意列聖用此乃類是  
乎臣之狂瞽欲陛下言而必行舟楫之設不足以留連聖  
念也且大司馬親勲之望朝野所倚不能因事而諫返以  
爲賀佞孰甚焉臣謹以指之若斧鑕將及是陛下誤屈  
軼也臣不敢就僇

代河惶父老奏

陳黯

臣等世藉漢民也雖地沒戎虜而常畜歸心時未可謀則  
俛龜偷生旣遭休運詎可緘默伏思中國之患邊戎其來  
久矣唐虞夏殷之前則淳風未漓夷夏自判故干戈不興  
事亦宜矣繇周以降或侵或伐無代無之然則享國長久  
君臣有謀唯是其餘不足徵也周漢討邊之事臣知之矣  
請較而論之以爲國朝比且周之伐獫狁也以斥逐爲心  
不常事之故進則遄征退則息兵致其邊鄙無備壁壘不  
營此乃周之謀失於不固矣漢之討匈奴也乘時之豐恃  
兵之雄深入窮荒莫計遠邇故雪山青海皆爲內封其後  
財匱力殫厥功不就遂交和親之好自晚帝屬延法後時  
斯爲漢之謀失於太廣矣唐有天下邁於周漢之道一家

其六合一心其兆人唯茲大戎未能無患當開元中有將  
臣善於攻戰振張皇威殲殄醜虜自秦地而西有地數千  
望此則展拓周疆剪截漢域所謂廣裳得其中矣其後國  
家以內寇時起不遑西顧其蕃戎何隙侵一作復掠邊州臣  
等由此家為虜有然雖力不支而心不離故居河湟間世  
相為訓今尚傳留漢之冠裳每歲時祭亭則必服之示不  
忘漢儀亦猶越翼胡蹄有巢嘶之異憶其怨慕也有是陛  
下新統寰區以慈仁化育聞之得不惻然而軫念乎夫事  
有可行勢有必尅苟懈而不為是失古人見幾之義今國  
家無事三方底寧獨取邊陲猶反掌耳矧故老之心缺望  
復然儻天兵一臨孰不面化今陛下采臣之言則先選良

將不以前負勲業者與更授節制

一作刺史

者為之何者彼功

崇矣彼位極矣復將悉力營之哉以此臨事必多自顧願  
陛下詔班行之中器識有殊籌畫可用者踰一資一級授  
鉞將兵俟見功庸而後一作厚加之爵賞必能摧兇破敵無  
所愛矣戎翟者亦天地之間一氣耳不可盡滅可以斥逐  
之伊周漢之事如前所陳今之所取願止於國朝已來所  
沒秦渭之西故地朗畫疆域牢為備禦然後闢邊田飽士  
卒可以為末遠一作永之謀迥出周漢之右則臣得棄戎即  
華世世子孫無流離之苦生死幸甚

說鳳尾諾

陸龜蒙

或問予曰鳳尾諾為何等物圖耶書耶對曰余之所聞自

晉訖於梁陳以來藩邸之書也凡封子弟為王則開府辟僚屬敢當時士有學行才藻者中是選其所下書東宮則曰令上書則曰牋諸王下書則曰教上書則曰啓應和文章則曰應令應教下其制一等故也其事行則曰諾猶漢天子肯集作可非臣下之奏曰可也鳳尾則所諾牋之文也絳絲襪縱然織與繪莫的知既肯其行必有褒異之辭若余之批答案耳晉元帝為琅邪王時帝羨其才令通習外事常使批鳳尾諾南齊江夏王鋒高帝第十二子甚怜之年五歲使學鳳尾諾下筆便工帝大悅以玉麒麟賜之餘未見其出鳳尾牋當番薄縷輕其制作想精妙靡麗而非率固者也殆將五百年必不能保而存之好事者或云織集作妄矣且傳云仲尼在魯與陳有問在羊楛矢者皆知之及脩春秋則遠者畧近者詳故曰立於定哀而指隱桓之日遠矣蓋聖人作六典不可不慎則前所傳亦一作妄矣余學聖人之文者求其誠而已矣又安可詐別數百年前事自以為賢哉君子慎所傳無易

原晉亂說

楊夔

晉室南遷制度草創永嘉之後囂風未除廷臣中猶以謝鯤輕佻王澄曠誕競相祖習以為高達卞壺厲色於朝曰帝祚流移社稷傾蕩職茲浮偽致此隳敗猶欲崇慕虛誕污蠹時風奏請鞠之以正頽俗王導庾亮抑之而止噫西晉之亂百代所悲移都江左是塞一作源端本之日也猶

乃翼虛駕偽宗

文粹作崇

羽化薄躡諸敗跡踵其覆轍以此

立朝綱基構王業何異登膠船而泛巨浸操

一作拉

朽索以

馭奔駟乎設使從卞壺之奏黜屏浮偽登進豪賢

文粹作淳實

左右大法維持紀綱則晉亦未可量也其後王敦作逆蘇

峻繼亂余以為晉之亂不自敦峻而稔於導亮

祭祀不祈說

沈頽

天祭典之興所以奉祖宗而表有功也非所以祈明神而

邀福佑也故王者郊天地而立七廟諸侯奉社稷而置五

廟士庶人各以其家功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

以勞定國則祀之昔列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穀夏興也

周繼之故祀于稷共工氏為九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

故祀于社舜勤事而野死鯀障洪水而殛死禹勤其官而

水死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亦禘

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禹郊禹而宗

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故所謂奉祖宗而

表有功也非所以祈明神而邀福祐也必以明神可祈福

祐可量

一作豐

則三代不易世秦漢不更氏王者無明暗卿

士無賢愚能盡其祭祀則享其福祚矣神必私於禱祈悅

於肥腴而降其禧祥則王者盡堯舜也侯者盡桓文也水

不為潦也火不為災也年無壽夭也民無貧富也戰無不

勝也守無不固也禍無不殄也疾殄不生也國家無危亡

也宗祀無廢絕也是皆祈而不得禱而無應明矣然則經

百代而不易其俗傳百王而不變其風者誠有以也夫兩  
國相持必有其勝也萬邦各治必有其康也祈年者必有  
其豐也祈病者必有其瘳也祈狂者必有其遷也祈貧者  
必有其饒也有一于此成以神之佑也而不知人事之起  
匪成即敗匪得即失用之有巧拙智之有後先歲有豐凶  
運有否泰非神之所置也於是廢業而不為非竭產而不  
為悔姦巫乘之以語禍福竟不能明寢以成俗得非上失  
其正下效其為者乎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三

雜文十三

辯論一

賢之用捨一首

君之牧人一首

國之興亡一首

材之小大一首

原道一首

原性一首

原毀一首

原鬼一首

賢之用捨

李華

上之於賢也患不能好之好之也患不能求之求之也患  
不能知之知之也患不能任之任之也患不能終之終之  
也患不能同其心而化於道是故士貴夫遇懼夫遇而不  
盡也

君之牧人

古之帝者非不欲厚其養泰其身固揣於變化之原而要之以極亦至矣蓋以為上逸則下困困百眾逸一人而作而逸非天意也極非天意亦不忍為也故下逸而上困帝者甘心焉况百姓逸君孰與困書曰元后作民父母父母勞於養子則襁褓之疾弭闕則父母之心泰推是而求之聖人志於儉薄不得不爾也

國之興亡

為國者同於理身身或不和則藥石之鍼灸之若夫扶病文粹而不攻疾病則斃扶之者屍也齊隋之亡也以貞於終始為惑苟而無耻為明慢於事職為高賢見義不為

長者繩遠用法則附強而潰弱也議於得失則異寡而同

眾也尚學希古謂之誕趣便時文粹作謂之工觀其燥

濕而輕重之候其成敗而褒貶之肉食之尊以滋味餽其

口恐危亡而僥祿利自是而下則曰上司猶如之我於國

何有設能憤發則逆為備豫動關關束文粹作氣沮志衰

亦從以文粹作化伴於生者炎炎而四合死於正者求援

而無繼麒麟悲鳴鳳鳥垂翅鴟鼓害翼大呀毒喙則蛇鳩

虎狼之熾文粹作其可向耶嗟乎心腹支體一也為病者萬

焉雖有岐緩而不請岐緩視之而不救噫齊隋不亡得哉

返是而理則王道易易也

材之小大此篇七百四十五

前人

攀巢之雛羽翼將成習飛而從其母不幸為烏鳶所震墮  
於塵轍閭閻一作代水之家有侈女焉調車繡茵過於中陌遇  
而憐之藏以玉笥粒以紅稻一作粒以王一作胡然而然  
材小為貴養而翫之易為力也克輓一作之牛望若山行  
其生也任重致遠以利天下其死也筋角皮骨皆為器用  
水旱寒暑之不時艱難驅一作驅竭乏登降重岡踣起塗潦  
啼離節圻力氣皆頓病矣日猶睨人盜烏瓜其背嘴其肉  
猶恨啄噉之未逞鷓一作鷓而相呼群犬引其復一作胃  
信信而爭之車馬往復於傍以千萬計不顧也胡然而然  
材大為累扶而救之難為功也向若不憚斯湏之勞而存  
之其利固厚矣悲夫材之大也為累材之小也為貴矣於  
理悖於道莫甚焉君天下者辯而返之則不世而仁矣

原道

韓愈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  
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  
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吉有凶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  
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之罪也彼以煦  
煦為仁子子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  
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  
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  
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  
子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宋齊梁魏隋之間其言道

德仁義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

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

者則附之隆一作出者汙之集者則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

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

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

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

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

甚矣人之好恠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恠之欲聞古之

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

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

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特

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

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饑

然後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

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

死為之壅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禮以一作其先後

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倦為之刑以鋤其

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

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

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

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



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  
 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能  
 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一無此民不出粟  
 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  
 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  
 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  
 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集作殊其所以為聖  
 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  
 也今之其一作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  
 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

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一作其國欲治其  
 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  
 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  
 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國家天下者滅其天  
 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  
 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  
 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詩曰戎狄是  
 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  
 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  
 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  
 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

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  
其食粟米蔬果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  
以之爲已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  
而平以之爲天下爲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  
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享曰斯道也  
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  
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  
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  
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  
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  
如之何其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燼

其君明先王之道以導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  
庶乎其可也

子文以原性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  
而其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爲情者七曰  
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  
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  
仁曰義曰禮曰智曰信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  
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  
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恃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  
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

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故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歟始惡而進善歟始也混而今也善惡歟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太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焉疑疑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奸瞽聵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集有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學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集有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性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者奚言而不異

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

義人也求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已  
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  
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  
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  
也彼能是而我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  
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  
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  
責於已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  
良人矣能有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  
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脩  
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  
是是亦足矣是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  
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  
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  
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  
不亦待於已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  
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  
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  
已詳乎夫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  
見其尊已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息與忌之謂也息者  
不能脩而忌者畏人脩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  
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

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悅於言懦者必悅於色矣是故事脩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仕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也

一作可幾於理也歟

原鬼

前人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

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安有氣鬼無聲也無形也無氣也果無鬼乎曰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霆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有是二說

集有

鬼物有

四字

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

民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鬼有托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爲

集有之字

也其既也又反

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其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有形與聲不能無形與聲者物恠是也故其作而接於民也無恒故有動於民而爲福亦有動於民而爲禍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爲禍福

丁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

又其無聲與紙者與中長山不計有以與聲不計無以與

平其常曰可謂賦曰紙者與聲者主不風雲人燭長也

紙者與紙者而不知辭焉昔月之無其字也其理也又又

月有爽也燭也然論而燭也然也其思有共紙者

四字思也而莫然無紙與聲者思之常也月有升也天有晝也

軒長也曰然俱有對而與月燭也者何也曰有長二信其

聲與紙者燭者矣入燭長也無聲與紙者燭者矣思

有之矣止百長也音聲而無紙者燭者矣矣風雲長也音

思無聲也無紙也無聲也果無思矣曰有紙而無聲者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四

雜文十四

辯論二

漁者對智伯瑤一首復吾子松說一首

壽顏子辯一首宋大漁私辯一首

華心一首塞廢井文一首

祀竈解一首春秋决疑十篇

設漁者對智伯瑤集無此字柳宗元

智氏既滅范中行志益大合韓魏圍趙水晉陽智伯瑤乘

舟以臨趙且又往來觀水之所自務速取焉群漁者有一

人坐漁智伯恠而集作問焉曰若漁幾何曰臣始漁於河

中漁於海今主大茲水臣是以來曰若之漁何如曰臣幼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四

六

而好漁始臣之漁於河有魴鱣鱸鰻者不能自食以好臣  
之餌日收者百焉臣以爲小去而之龍門之下伺大鮪焉  
夫鮪之來也從魴鯉數萬垂涎流沫後者得食焉然其饑  
也亦返吞其後愈肆其力逆流而上慕爲螭龍及夫抵大  
石亂飛濤折鱗禿翼顛倒頓踣順流而下宛委冒情環坻  
湫而不能出嚮之從魚之大者幸而啄食之臣亦徒手得  
焉猶以爲小聞古之漁有任公子者其得益大於是去而  
之海上北浮於碣石求大鯨焉臣之具未及施見大鯨驅  
群鯨逐肥魚於渤海之尾震動大海蕪掉巨島一啜而食  
若舟者數十勇而未已貪而不能止地蹙於碣石槁焉嚮  
之爲食者反相與食之臣亦徒手得之集作焉猶以爲小聞

古之漁有太公者其得益大釣而得文王於是捨而來知  
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漁者曰嚮者臣已言其端矣始晉  
之侈家若欒氏祁氏卻氏羊舌氏以十數不能自保以貪  
晉國之利而不見其害主之家與五卿嘗列而食之矣是  
無異魴鱣鱸鰻也腦流骨腐於主之故鼎可以懲矣然而  
猶不肯寤又有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貪人之土田侵人  
之勢力慕爲諸侯而不見其害主與三卿又製而食之矣  
脫其鱗鱠其肉剗其腸斷其首而棄之鯤鮪遺胤莫不備  
俎且是無異夫大鮪也可以懲矣然而猶不肯寤又有大  
者焉吞范中行以益其肥猶以爲不足力愈大而求魚愈  
無厭驅韓魏以爲群鯨以逐趙之肥魚而不見其害貪肥

之勢將不止於趙臣見韓魏懼其將及也亦幸主之蹙於  
晉陽其日動矣而主乃傲然以為成在機俎之上方磨其  
舌抑臣有恐焉今輔果舍族而退不肯同禍段規怨深集  
深而造謀主之不寤臣恐主為大鯨首解於邯鄲鬣摧於  
安邑曾披於上黨尾斷於中山之外而腸流於大陸為鱷  
荒以克三家子孫之腹臣所以大懼不然主之勇力強大  
於文王何有智伯不悅然終以不寤於是韓魏與趙合滅  
智氏其地三分

復吾子松說

子之疑木膚有恠文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果氣之寓  
歟為物者裁而為之歟余固以為寓也子不見夫雲之

作乎勃怒衝涌擊石薄木而肆乎空中偃然為人拳然為

禽敷舒為林麓竭嶸為宮室誰其傳

文粹作搏而斲之者風出

洞窟流離百物經清觸濁呼召竅穴與夫草木之儷偶紛

羅雕葩刻芒臭朽聲香采色之赤碧白黃皆寓也無裁而

為者又何獨疑茲膚之奇詭與人之賢不肖壽夭貴賤參

差不齊者哉是固無情不足窮也然有可恨者人或權褒

貶黜陟為天子求士者皆學於聖人之道皆又以仁義為

的皆曰我知人我知人披辭窺貌逐其聲而覈其所蹈者

以升而降其所升恒多蒙瞽禍賊僻邪罔人以自利者其

所降率恒多清明冲淳不為害者彼非無情物也非不欲

得其升降也然猶反戾若此逾千百年乃一二人幸不出



於此者微之猶無以為告今子不是病而木膚之間為物者有無之疑子胡橫訊過詰擾擾焉如此哉

壽顏子辯

皇甫湜

土與水火風雜為千品萬殊大凡大厯之中形而有者皆主於土揮而動者皆主於風液而通者皆主於水躍而養者皆主於火天地之與稊米鹽雞之與集作應龍雖殊大小必質四者具四者之性然後為一物動焉不動焉抑四者能為質不能為知者也集作動焉四不動焉有虛而靈者合焉以為物知凡四者之合而有也而一無此字合乎是為知若角若鱗若走舉為其屬不合乎是為無知若草若木若金若石舉為其屬最靈者人人之中知為心心之

知為神人之生也質乎土風水火而心乎知集作其于死

也氣旋乎集作虛而反于土風水火之性各旋其所質固

化而無矣若心之知則未知其處焉而人見其質之化也

謂知亦從而亡豈不過集作甚矣哉彼繇心所以知者虛

而靈其不可為無也較然矣三字集其質也游冥而化遷

者乎集作夫心猶水也水清則撓而不濁濁則不清集作

濁者不存心猶鏡也鏡明則塵埃不止止則不明聖與愚

受于一作初一也聖人瑩其心而濶於集作誘是以能照

天下之理故其心清而定愚者負其心而薄於外是以閉

天下之理故其心塵而結清而定者離其質也玲瓏乎集

今太虛之中動而合則為文王仲尼止而安則必終始集

始天地塵而結者離其質也狂攘乎集作太虛之中轉而

合乎集作有則為禽為獸其於人也為愚為九於草木者

無所不為矣雖欲少安得乎集作安推是而言則彭祖為

夭而顏子為壽盜跖為殺而比干為終

私辯

牛僧孺

近古之人所謂私者為文粹苟萃一作於利苟處於逸苟

潤其屋者也僧孺以為斯皆小人之私非聖人之私也夫

聖賢無私而不自知其私也何者必公其身而私一作於

人是不私一身而使天下私之一作也胡以言之夫嬰兒

見保傳之母則咤然而識非有知而親之利其乳而私之

也櫪馬見廝養之夫則奮然而嘶非有知而親之利其芻

粟而私之也夫天下之人非復乳孩櫪馬之愚也苟有公

其身而利之者孰不利而私之乎故賢君良臣必私天下

而公其身故天下之人皆私而親之暗君愚臣必公天下

而私其身故天下之人皆公而疎之人疎之者多故天下

任其亡也親之者多故天下欲其昌也二十四字文粹作

其昌也難昔大禹之手足胼胝是公其身於理水也咎繇

之謦明弼諧是公其身於規諫也傳說之對揚王庭是公

其身於輔佐也周公之吐握勤儉文粹是公其身於禮賢

也宣父之作春秋刪詩書是公其身於垂教也故有夏之

人思大禹之功有虞之人思臯陶之直有殷之人思傳說

之政有周之人思周公之勤有道之人思宣父之教或開

國之尊其嗣一作作祠而私之或建祠崇文粹其像而私之

至於殷辛之聚財鹿臺是以一作私天下之利私於已也故

天下公而疎之秦始皇之廢棄諸侯是以天下之爵私於

身也故天下亦公而疎之故武王公天下之財而散之而

天下之兆庶皆私而親之高皇帝公天下之爵而封之而

天下之英雄亦皆私而親之是以自私者人公而亡也自

公者人私而昌也夫聖賢非必公其身私在其中不得不

公也天下非必私於一人公在其中不得不私也余謂亡

國之君亡家之臣亡身之人俱不得私之道也非聖賢之

無私也

華心

陳黯

太中初年大梁連帥范陽公得大食國人李彥昇薦於闕

下天子詔春司考其才二年以進士第名顯然常所賓貢

者不得擬或曰梁大都也帥碩賢也受命于華君仰祿於

華民其薦人也則求於夷豈華不足稱也耶夷人獨可用

也耶吾終有惑於帥也曰帥真薦才而不私其人也苟以

地言之則有華夷也以教言之有華夷乎夫華夷者辯在

乎心辯一作夫心在察其趣嚮有生于中州而行戾乎禮義

是形華而心夷也生於夷一作外域而行合乎禮義是形夷

而心華也若盧縮少卿之叛亡其夷人乎金日殫之忠赤

其華人乎繇是觀之皆任其趨嚮耳今彥昇也來從海外

能以道祈知於帥帥故異而薦之以激夫戎狄俾日月所

燭皆歸于文明之化蓋華其心而不以其地也而又夷焉作華心

塞廢井文

杜牧

井廢輒不塞於古無所據一作稱今之州府廳事一作署有井

廢不塞居第在堂上有井廢亦不塞或匣而護之或橫木

以土二字文粹作上覆之至有歲久木朽陷人以至於死世俗終

不塞之不知出何典故而非不可塞井雖列在五祀在都

邑中物之小者也若盤庚五遷其都若杜稷宗廟尚毀其

舊而獨井豈不塞耶古者井田九頃八家環而居之一夫

食一頃中一頃樹蔬鑿井而八家共汲之所以藉齊民而

重泄地氣以小喻大人身有瘡不醫即死木有瘡久不封

即亦死地有千萬瘡於地何如哉古者八家共一井今家

有一井或至大家至于四五井十倍多於古地氣漏泄則

所產脆薄人生於地內今之人不若古之人渾剛堅一寧

不由地氣泄漏哉易曰改邑不改井此取象言安也非井

不可塞也天下每州春秋二時天子許抽常所上賦錫宴

其刺史及州吏必輒其地為大字以張其事黃州當是地

有古井不塞故為文投之而實以土

祀竈解

陸龜蒙

竈壞場者請新之既成又請擇吉日以祀告之曰竈在祀

典聞之舊矣祭法曰王為群姓立七祀其一曰竈達于庶

人庶士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飲食之事先自火化以來

文苑英華

七

竈

生民賴之祀之可也說者曰其神居人間伺察小過作譴告者又曰竈鬼以時錄人功過上白於天當祀之以祈福祥此近集作出漢武帝時方士之言耳行之惑耶集作苟行君子之道以謹集無以養老以集作慈撫集作幼寒同而飽均喪有哀祭有敬不忘禮以約已不忘樂以和心室闇不欺屋漏不媿雖歲不一祀竈其誣我乎苟為小人之道盡反君子之行父子兄弟夫婦人執一轡以自餬口專利以飾詐崇姦而樹非雖一歲百祀竈其私我乎天至高竈至下帝至尊嚴鬼至幽反果能欺而告之是不忠也聽而受之是不明也下不忠上不明又果可以為天帝乎

春秋决疑十篇

皮日休

夫趙盾弑君宮僕弑父春秋顯書其過何則楚公子圍弑其君郊敖子駟弑其君僖公齊人弑其君悼公各以疾赴春秋皆書曰卒評曰人之生也上有天地下集作有君父君父可弑是無天地也乃生人之大惡有識之弘耻亦由漢書二律無妻母之文聖人所不書是也且趙盾反不討賊董狐謂為弑君宮僕以其實來奔里革謂其一作弑父斯二者罪名已彰仲尼承彰而書耳斯三逆者說云子圍齊人弑君以疾赴仲尼非可誣也據赴而書者不忍也故不忍也者耻其中焉懲在其中焉夫春秋弑君三十六其餘之逆亦據赴而書

曰子何至其罪大者為之隱謂其君者其過小者必以書曰伐

國無辭專君之命也君而可專孰有其國得不貶之乎若

集有夫字罪大者為之隱推亡也其罪小者必以書固存也

夫齊荼野幕之弒事起陽生楚靈乾谿之縊禍因常壽而

春秋歸罪於陳乞公子比者齊之陳乞楚之公子比不其遠乎曰野

幕之弒罪歸陳乞陽生之罪可知矣乾谿之縊罪歸子比

常壽之罪可知矣春秋之旨譬酷吏決獄髡鉗之刑尚猶

不捨刀鋸之慘何自而逃

夫齊桓救衛不書狄滅晉文召王而云狩于河陽曰狄實

滅衛因桓救而獲全斯不滅矣文實召王因王來而稱

斯不召矣苟桓不能救衛文不能召王以書狄滅衛晉人

召天王于河陽矣故春秋之時滅人國者眾救人國者鮮

仲尼旌其卹患也背文粹作侮周者眾朝周者鮮仲尼旌於

其勤王也

夫哀八年及十三年公再與吳盟皆不書八年註云不書盟耻吳夷十三

年註云盟不書諸侯耻之故不錄也桓二年公及戎盟于唐則書曰吳實華

族其道夷也以強要盟不曰夷乎戎實夷族其道華也以

道好盟不曰華乎故耻而不書懲也以戎而書勸也

夫桓二年書曰宋華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偃十

年又書曰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夫君者稱弒也

而云及者是君臣無別也曰弒之者罪臣下也夫孔父以

奪室見殺荀息以立君被誅是無辜之怨死一作是以及作

天褒之者也一作何自臣及君也及一作君蓋貶華父與里克也俾孔父之死如與夷之死荀息之死如卓子之死及之者貴之也

夫姜氏淫奔子般天酷魯之醜也諱之可也至如公送晉

葬為齊所止為邾所敗皆諱之者何曰周之有葬魯送可

也如晉以盟主而臣魯諱之者諱乎以諸侯而事諸侯也

諸侯有過則削地有逆則夷宗齊魯一體諱之者諱乎以

諸侯而止於諸侯也夫天下有道小國事大國邾小國也

而魯大國也諱之者諱乎以大國而敗於小國也

夫定一有公字六年鄭滅許以許男歸而哀元年又書許男與

楚圍蔡曰鄭實滅許而後或復之當復之時其赴不至於

魯故不書耳九國有來赴者雖小必書宋之六鷁退飛是

也國無來赴雖大亦闕晉之滅狄滅霍滅魏是也夫楚實

滅陳後復封之狄實滅衛後復全之斯亦許之類是也

夫春秋之旨獲君曰止誅臣曰刺殺其大夫執我行人鄭

棄其師隕石宋五其事出行書紀年鄭棄其師出璪語也若斯者即古史之

全文也奚在其筆削乎曰仲尼因魯史而脩春秋足明不

誣於人也又曰知我者亦以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其是

之謂乎若揚子之草玄其數則易其文則玄是也

夫宋襄執滕子而誣之以得罪春秋則承赴而書何至魯

之君也弑者五逐者二弑者隱閔般赤惡逐者昭襄也竝闕而不書苟如

是懲惡勸善何以為的亂臣賊子何以知懼曰夫仲尼修

春秋而依微其旨固有俟爾苟無立明發決其奧廓通其  
玄亦起來而責實也非可誣也如自書其魯之弑逐者  
魯人攘羊仲尼證之矣集作也

魯人攘羊仲尼證之矣集作也

魯人攘羊仲尼證之矣集作也

魯人攘羊仲尼證之矣集作也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五 雜文十五

辯論二

復性書三篇 君子無榮辱解一首

知道一首

復性書上篇

李翱

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人知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  
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  
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充文粹作統也水之渾也  
其流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過沙不渾  
流斯清矣煙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充文粹作統矣性與  
情不相先也雖然無性則情無所生矣是情由性而生情



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動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聖人豈其無情也集作耶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雖有情也未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者豈其無性耶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未始有窮故雖終身而不自覩其性焉火之潛于山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江河淮濟之未流而泉于山非不存也石弗集作不敲水不磨則不能燒其山林而燥萬物泉之源弗疏則弗集作不能為江為河為淮為濟東匯大壑浩浩蕩蕩為弗測之深情之動靜弗息則弗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為不極之

明故聖人者人之先覺者也覺則明否則惑惑則昏明與昏謂之不同明與昏性本無有則同與不同二皆離矣夫明者所以對昏昏既滅則明亦不立矣是故誠者聖人之性集作性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言無不處於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易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此非自外得者也能盡其性而已矣子思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

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  
 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為能  
 化聖人知人之性 皆善可以循之其不息而至於聖也  
 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仁集作安樂之本也動  
 其中集作動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和鸞之聲行步則聞  
 珮玉之音無故不廢琴瑟視聽言行循禮法而動所以教  
 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誠而不息也至誠而  
 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一疊天地而無  
 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人人皆可以及於集作  
 此莫之止而不為也不亦惑耶昔者聖人以集作傳于  
 子顏子得之拳拳不失不遠而復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

回也其庶幾乎屢空其所以未到於聖人者一息耳非力不  
 能也短命而死故也其餘升堂者蓋皆傳也一氣之所養  
 一兩之所膏而得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子路之死也  
 石乞孟賁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  
 死由集有非好勇而無懼也其心寂然不動故也曾子之  
 死也曰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  
 也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于  
 軻軻曰我四十不動心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  
 蓋傳之矣遭秦焚集作書中庸之弗焚者僅有集作存焉  
 於是此道廢缺其教授者唯節文章句集作節行威儀擊  
 劔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弗能知其所傳矣道之極

於剝也必復吾豈復之時耶吾自六歲讀書但為詞句之  
學志于道者四年矣與人言之未嘗有是我者也南觀濤  
江入于越而吾郡陸參集作存焉與之言之陸參集作曰  
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集有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南  
方集有有聖人焉亦不出乎此也唯子行之不息而已矣  
嗚呼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於莊列老釋  
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容於性命於集作道信之者皆  
是也有問于我我以告之所知而傳焉遂書于書以開  
明之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於時命曰復命  
書以治集作乎其心以傳乎其八人於戲夫子復生不廢吾  
言矣

復性書中篇

或問曰人之昏也久矣將復其六性者必有漸也敢問其方  
曰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為正思正思者無慮  
無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閑邪存其誠詩曰思無  
邪曰已矣乎曰未也此齋戒其心者也猶未離於靜焉有  
靜必集有動有動必集有靜動靜不息是乃情也易曰吉  
凶悔吝生乎動者也焉能復其性耶曰如之何曰方靜之  
時知心無思者是齋戒也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寂然不  
動者是至誠也中庸曰誠則明矣易曰天下之動貞于一  
者也問曰不思不慮之時物格于外情應於內如之何而  
可止也以情止情其可乎曰情者性之邪也知其為邪本

無其心寂然不已六字集作邪思自息惟性明照邪何所

生如以情止情是乃大情也情之集作相止其有已乎易

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

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問曰本無有思動靜皆離

然則聲之來也其不聞乎物之形也其不見乎曰不覩不

聞是非人也視聽昭昭而不起於見聞者斯可矣無不知

也無弗為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大學曰致

知在格物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曰敢問致知在格物

者何謂也曰物者萬物也格者來也至也物至之時其心

昭昭然明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

至故意誠意誠故心正心正故身脩身脩而家齊家齊而

國理國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參天地者也易曰與天地

相似故不違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

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敦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

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

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之謂也曰生為我說中庸

曰不出乎前矣曰我未明也敢問何謂天命之謂性曰人

生而靜天之性也性者天之命也率性之謂道曰集無何

謂也率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道也者至誠也至

誠者天之道也誠者定也不動也脩集作道之謂教曰何

謂也曰教也集作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

謂也曰教也集作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

謂也曰教也集作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

也循集作修是道而歸其本者明也教也者則可以教天下  
 矣顏子其人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說者  
 曰其心不可須臾動焉故也動則遠矣非道矣集作也變化  
 無方未始離於不動故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  
 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  
 者曰不覩之覩見莫大焉不聞之聞聞莫甚焉其心不集作  
 一動是不覩之覩弗聞之聞也其復之不遠矣故慎其獨  
 慎其獨者守其中也問曰昔之注解中庸者與生之言皆  
 不同何也曰彼以事解者也我以心通者也曰彼亦通於  
 心乎曰吾不知也曰如生之言修之一日則可以至於聖  
 人乎曰十年獲之一日止之而求至焉是孟子所謂以一

杯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甚哉止而不息必誠誠而不息  
 必明明與誠終歲不違則能終身矣造次必於是顛沛必  
 於是則可以希於至矣故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  
 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  
 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  
 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  
 之道集有故字可一言而盡集有字也問曰凡人之性猶聖人之  
 性歟曰桀紂之性猶堯舜之性也其所以不覩其性者嗜  
 欲好惡之所昏也非性之罪也曰為不善者非性耶曰非  
 也乃情所為也情有善而集無此字不善集有而字性無善而集無此字  
 不善焉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夫水搏而躍之

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所以導引之者然也人之性皆善其不善亦猶是也問曰堯舜豈不有情耶曰聖人至誠而已矣堯舜之舉十六相非喜也流共工放驩兜殛鯀竄三苗非怒也中於節而已矣其所以皆中節者設教于集作於天下故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易曰唯深也故能通天

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聖人之謂也問曰人之性猶聖人之性嗜慾愛惡之心何由而生也曰情者妄也邪也曰邪與妄則無所

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此果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能

正性命故也問曰情之所昏性則文粹作即滅也何以謂之猶

聖人之性也曰水之性清澈其文粹作而渾之者泥沙也方其

渾也清性既遂無有耶久而不動泥沙自沉清明之性鑒

于集作於天地非自外來也故其渾也性本不失及其復也

性亦不生人之性亦猶水之性也問曰人之性本皆善而

邪情昏焉敢問聖人之情將復為嗜欲所渾乎曰不復渾

矣情本邪也妄也邪妄無因人不能復聖人既復其性矣

知情之為邪邪既為明所覺矣覺則無邪邪何由而一無此字

生也伊尹曰天之道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也予天

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如將復為嗜欲所渾是尚不自覺者也而况能覺後人乎  
曰敢問死何所之耶曰聖人之所不明書于策者也易曰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  
神之情狀斯盡之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然則原其始而  
反其終則可以盡其生之道生之道既盡則死之說不學  
而自通矣此非所急也予脩之不息其自知之吾不可以  
章章然言非集作且書矣

復性書下篇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非集無此字作者也集無此字與萬物皆作休乎非集無此字休者也與萬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

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

休有物作耶休耶二者皆離而不存予之所存者終不亡

且離矣集作也人之不力於道也集作者昏不思也天地之間

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也其所以異於禽獸蟲魚者豈非

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氣而成形一為物而一為人得之

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

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為則其所以自異

於禽獸蟲魚者亡幾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

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

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年九十年百年者

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視乎十作九十集無此字年時也與吾

此日之思于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耶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耶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矣况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之年者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為者獨何人耶

君子無榮辱解

韋瑞符

所謂榮與辱者賢不肖之辨也朝暮之所存也君子小人所以異道而殊名也君子無宋辱小人有辱而無榮志意脩術業明德行備飾是榮之曰內者也由之而爵列尊祿厚無擇而不宜是榮之自外者也君子有諸內而外至焉猶是藝之搏之水浮以時而苗之猥大者也而

世謂之榮是果不足為君子榮也以至貴于天下立國家偃然若固有之者彼脩之非一日也得之誠有術也吾所以待之無愧也又何榮乎哉既窮詈侮暴怒橫逆以至于繫一作擊悴逐磔世所謂之辱者是又果不足為君子辱也

問其逢何物也其遭何時也吾之所以不容用吾之所修可於堯禹孔子而不可於斯時也吾又何辱乎哉君子無榮非不榮也所以為榮者出於吾道耳異乎世之所謂幸而榮者也謂種而収者幸可乎君子無辱非不辱也吾之道大彼不足用吾之說粹彼不足聞辱誠有所在也猶河海之不可內於坳渚也是豈河海辱哉故曰君子無榮辱由是為說也小人有辱無榮曲哆險詭突誕嫉賊是辱自



內者也由之而得形殺流放是亦有諸內而外者至焉是

猶葦蕪之鬱澁之而蓬亂疽結也謂飯茵一作茹死者不幸

可乎幸而集一作售姦容邪盜有位勢則當時之贖者陰指

而默咲之憤之甚者筆之于書以示戒于後視其所處如

鼠之肥肆於廩也豕之脂澤於欄也其榮乎哉故曰小人

有辱無榮也小人之有辱無榮內外備至而不容說焉然

則就是說吾又有明焉君子非有榮者有仁義之榮而無

勢仕一作任之榮也在吾之修者堯禹孔子吾將坦蕩蕩

而君師之立其朝躋其堂悟一作恬而有之流千萬世鼻口

吾芳醲故曰有仁義之榮也若勢與仕吾又惡取哉得之

吾不屑也流千萬世不遂者稱道而自信焉惡在乎得與

否也故曰無勢仕之榮也若小人則無適而不辱也學

述道行吾說而審取焉君子小人分矣論語

知道論語

世之所以為達者貴爵富祿威刑不勝其用珠玉不勝其

計耳熟聲口飮味目厭色斯所謂常情之大欲也世所以

為窮者秩不足以庇身祿不足以克用侮不能威辱不能

刑聲色不足於耳目滋味不甘於口舌斯所謂常情之大

不欲也然而聖人汲汲於祿仕者豈文粹有不字為是耶曰非

也聖人為入者也恒人為已者也聖人負其資得其地逢

其時有其祿然後因其滋基流其德澤猶水之居高者決

而漑之其浸必廣聖人之所以為榮者導人於仁誼然後

而漑之其浸必廣聖人之所以為榮者導人於仁誼然後

而漑之其浸必廣聖人之所以為榮者導人於仁誼然後

使千萬年載其烈光為巍巍之德功以浹於生人者也恒  
人之為已者期於厚祿貴位位以私尊祿以私富益尊而  
愈驕益富而愈汰以淫快一日之欲纔放肆於氣未絕之  
間者也聖人有其時有其位行其道以及于文粹人無其  
時無其位奉其道以自飾故聖人進不為榮退不為戚而  
常得其道恒人幸其時竊其位恣其所為文粹無竭人以此四字以  
自足無其時失其位任其愚以自困故恒人進以為已榮  
退以為已辱而常失其道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  
已矣夫孔子歎行已之道足以致是而時王不用已之道  
道無所施非歎其身食不方丈衣不文繡也恒人之所悲  
不達者率曰吾妻不能羅一孺吾兒不能文粹肉食耳豈常

少及於外物哉聖人以德澤流於人雖九命崇錫不以為

厚以其所賞文粹果當或作外其身而公於天下非已幸

也恒人無毫毛以禪於人苟幸得祿仕即逸豫以自怡以

竊取偷得為大黠其所得幸也孔顏聖賢也豈常聞伐樹

瓢飲以為已辱哉姬旦亦賢文粹人也豈常聞受封攝理

以為已幸哉是知聖人之樂也內而恒人之樂也外內故

常有餘外故常不足有餘故推於人不足故取於人有道

之人雖鹿裘帶索而人文粹鄙之者取其內而忘文粹其

外也豪民俠士紫衣金鈎而人不貴之者文飾於外也若

然者富貴文飾於外也彼之所以仁誼者質克於內也西

不華嫫母錦毅是不能揚其美惡後之君子窮於時

當思負其內以文粹自篤無以其外而詭人達於時  
思勉其內以自飾無以其外而驕人苟如是庶幾文粹  
矣文粹

標槍以爲日孤特致且喪文粹入也豈常聞受其文粹  
辭卑倫新爲大謀其流譽幸也亦既聖文粹豈常聞封樹  
也既入無亭手以聊述文粹首策機疑封明也誓以自計以

事以其流賞文粹果當文粹於其長而公然天不非也幸  
也受於也涉浩望入以懸戰流於大難也命崇驗不以爲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六

辯論四  
原人一首  
十原系述  
兩戒一首

原化 原寶 原親 原已 原奕  
原用 原謗 原刑 原兵 原祭

補泓戰語一首  
弔舊友一首

韓愈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  
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

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曰人可乎

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  
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  
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  
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  
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  
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十原系述

皮日休

夫原者何也原其所自始也窮大聖之始性根古人之終  
義其在十原乎嗚呼誰能窮理盡性通幽洞微為吾補三  
墳之逸篇脩五典之墮策重為聖人之一經者哉否則吾  
於文尚有歉然者乎

原化

或曰聖人之化出於三皇成於五帝定於周孔其質也道  
德仁義其文也詩書禮樂此萬代王者未有易是而能理  
者也至于東漢西域之教始流中夏其民也舉族生敬盡  
財文粹施濟子去其父夫亡其妻文粹蚩蚩嚶嚶慕其風  
蹈其闔者若百川蕩滉不可止者何哉所謂聖人之化者  
不曰化民乎文粹有民字今知化者唯西域氏而已矣有言聖  
人之化者則比戶以為嗤豈聖人之化不及於西域氏文粹  
有之化耶何其戾也如是曰天未厭亂不世世生聖人其  
道集有則字存乎言其教集有則字在乎文有違其  
言悖其教者即戾矣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

也故有周孔必有楊墨要在有孟子而已矣今西域之教  
岳其基而淇其源亂於楊墨也甚矣如是為士則孰有孟  
子哉千世文粹之後獨有一昌黎先生露臂瞑視詬之於  
千百人內其言雖行其道不勝苟軒裳之士世世有昌黎  
先生則吾以為孟子矣譬天下之民皆桀民也苟有一堯  
民處之一堯民之善豈能化天下桀民之惡哉則有心於  
道者乃堯民矣嗚呼今之士率邪以禦眾握亂以禦一作治  
天下其賢尚爾求不肖者反化之不曰難哉不曰難哉

原寶

或問或者曰物至貴者曰金玉焉人至急者曰粟帛焉夫  
一民之饑須粟以飽之一民之寒須帛以暖之未聞黃金

能療饑白玉能免寒也民不反是貴而貴金玉也何

金玉者古聖王之所貴也其在舜典則曰修五玉也一作焉

其在春秋則曰九牧貢金禹所以鑄鼎象物玉所以飾禮

金所以備貢以斯為貴貴不多乎曰舜取五玉以備禮禹

鑄一作取九金以為鼎由自舜愛文粹不為諸侯乎不

為人民乎苟無采與文粹帛是無諸侯與人民也則五玉

九金豈徒貴哉如舜不修五玉禹不鑄九金三代之祭祀

不以玉貨賄不以金矣由是言之金玉者王者之用也苟

為政者下其令曰金玉不藏於民家如有藏者以盜法法

之民不藏矣法既若是民必貴粟帛棄金玉雖欲男不耕

女不織豈可得哉式曰然

原親

能嗣其親不曰子乎 古觀夫今世之誨其子者必橫肌榜

文粹作勇步 庚切籠也 骨傷愛毀性以為教嗚呼孟子所為古者易

子而教誠有旨歟不能教其子者是遺其身者也不能嗣

其親者是捨其族者也古者文粹作之倭臣愛人之貴過乎文粹

於其親必捨而事文粹作爭之公子開方是也愛人之權過乎

其子必殺而殉文粹作殉之易牙是也自茲以降為夫強臣者

將欲奪人之宗必先殺已子王莽殺子 字是也噫教尚不可况其

殺歟或曰均是親也均是害也則周公誅管蔡石碯殺石

厚叔向侈叔魚漢文流淮南可乎曰均是親也賢則能嗣

親凶則能覆族均是害也周公不誅則他人誅之石碯不

殺則他人殺之叔向不侈則他人侈之漢文不流則他人

流之已刑則及一人他刑則及其族此聖賢所以惜其族

也刑也者仁在其中矣

原已

能以心求道者不曰已乎能以心為天子為諸侯為聖賢

者不曰已乎是已之重不獨重於人抑亦重於道也嘗試

論之能辱已者必能辱於人能輕已者必能輕於人能苦

已者必能苦於人為顏孔者非他實乎已者也為蹠躄文粹

作盜者非他殘乎已者也故古之士有不出戶寢文粹作庭名

重於嵩衡道廣於溟渤者敬於已而已矣或曰所謂敬已

者不曰不能自害文粹作者乎如豎貂自官能敬已乎鮑

文粹作

莊則足能敬已乎曰均是敬也均是害也其媚與直不同也所謂敬於已者以道也害及已者亦以道也或曰聖人汲汲於民至若堯如腊舜如照其勞至矣於已安乎曰勞者勞於心也勞一心而安天下也若禹者股無胈脛無毛其勞亦至矣勞者勞於身也勞一身而安萬世者也古者有殺身以成仁者况勞者歟嗚呼吾觀於今之世諂顏笑辱身卑已汲汲於文粹無於字平進如豎貂者幾希

原奕

問奕之原於或人或人曰堯教丹朱征丹朱以文粹為是作之信固有其道焉皮子曰夫奕之為藝也彼謀既失我謀先之我智既虧彼智乘之害也欲利其內必先攻外欲取其

遠必先攻近詐也勝之勢不城池而金湯焉負之勢不兵甲而奔北焉勝不讓負負不讓勝爭也存此免後存文粹作得彼失此如蘇秦之合從陳軫之遊說偽也若然者不害則敗不詐則亡不爭則失不偽則亂是奕之必然也雖奕秋荐出必用吾言焉嘗試論之夫堯之有仁義禮智信性也如生者必能用手足任耳目者矣豈區區出文粹有織謀其字小智以著其術用爭勝負哉堯之世三苗不服以堯之仁苗之慢堯兵而燔之由羅人殺鴈鵠數人烹鯢鮪者矣然堯不忍加兵而以命舜舜不忍伐而敷之文德然後有苗格焉以有苗之慢尚不加兵豈能以害詐之心爭偽之智用為戰法教其子孫文粹無孫字以伐國哉則奕之始作必起

自戰國有害詐爭偽之道當從橫者流之作矣豈曰堯哉

豈曰堯哉前之堯尚不賦矣蓋論又言指之

堯為諸侯非求為天子也摯之民用之舜為鰥民非求為

天子也堯之民用之或曰摯善亦堯乎曰亦堯而已矣曰

摯與堯其民俱捨之則善惡奚分耶曰摯固不仁矣堯固

仁矣堯仁如是民尚慕舜况有君惡過集無於摯君道不

如堯焉得民用哉故曰聖人不求用而民用之求用而聖

人不用之曰若是集有則字孔子奚不用魯曰用之則魯化不

用之天下奚化不難貧貧不難耕

原謗不難耕

夫之利下民其仁至矣未有羨於味而民不知者便於用

而民不由者厚於生而民不求者然而暑雨亦怨之初寒

亦怨之已不善而禍及亦然之已不儉而貧及亦然之是

民事天其不仁至矣天尚如此况於君乎况於鬼神乎是

其怨訾恨讟蕤倍於天矣有帝天下君一國者可不慎歟

故堯有不慈之毀舜有不孝之謗殊不知堯慈被天下而

不在於子舜孝及萬世乃文粹不在於父嗚呼堯舜大聖

也民且謗之後之玉天下有不為堯舜之治文粹者則民

扼其吭捽其首辱而達文粹之折一作而族之不為甚矣

原刑文粹

或曰丹朱為諸侯舜為天子丹朱有過舜誅之乎商均為

或曰丹朱為諸侯舜為天子丹朱有過舜誅之乎商均為



諸侯禹為天子商均有過禹誅之乎曰不也朱均之為國  
必有舜禹之吏翼而治之何容朱均得暴其民也哉苟有  
過必諭之諭而不可奪其政一有必誅之如誅之者去堯  
舜之嗣也焉有為人臣而去其君嗣哉或曰法家嚴而少  
恩周官有八議漢法有三章微八議也雖殺人可免以三  
章而親賢必刑何也文粹曰聖賢在世不能無過以輕重  
議之耳如以謗刑刑之雖周孔其可免諸

原兵

管子說蚩尤割廬山之金以鑄五兵說者或云蚩尤古天  
子則炎黃繼命其間無蚩尤之運也按史記曰文粹蚩尤  
與其大夫作亂如此為庶人之暴者且庶人不當有大夫

曰林以為蚩尤乃黃帝之諸侯蓋其為人暴黃帝征而  
之如此為庶人一夫之暴不足當天子用兵也又明矣嗚  
呼昭然之理前賢情文粹之况大聖之深旨哉

原祭

說者以蚩尤為五兵每有師祭當祭蚩尤請厥亂甚矣皮  
子直以蚩尤為黃帝逆亂之臣五兵直作於炎帝固始苟  
自蚩尤始以其亂逆且不當祀一作果不自蚩尤蚩尤不  
道黃帝滅之文粹不當以不道充祀軒轅五帝之首能  
以武定亂以德被後今之師祭宜以軒轅為主炎帝配之  
於義為允

兩戒

窮者宜有以樂乎果宜有以樂也窮者宜有以懼乎果宜  
有以懼也樂者何樂吾之窮非吾之修也樂吾之不苟就  
偷取也樂吾寢道之安腹義之飽而不更富貴也樂吾之  
自反而縮偃偃而居蕩蕩而行也樂吾之善擇善蹈而無  
所移流也樂舉如是也樂可涯乎哉故曰窮者果宜有以  
樂也懼者何懼吾之窮時不能也懼吾之道終不能施設  
也懼利澤不下於人也懼吾之榮名淑譽不謂一作聞於  
天上以爲父母寵大懼吾之無以與親戚爲厚也懼吾之  
無以與鄉黨賢友俱有之也懼舉如是也懼可弭乎哉故  
曰窮者果宜有以懼也達者宜有以樂乎果宜有以樂也  
達者宜有以懼乎果宜有以懼也樂者何樂吾之達上未

欺乎君下不愧乎人樂吾之乘良食腴有以得之也樂  
能蹈古之達者之道以匡戴于上也樂吾之進而能思有  
以爲報也樂吾之穀祿豐多而不爲積藏有以與戚愛爲  
厚也樂吾之不大其家而養來天下賢士可以繼續吾祖  
道也樂吾之奉養祠祀率父母所教育而居有之以爲潔  
其鄰馨也樂吾之功利流布於人而國人指名以榮父母  
之善教誨也樂上有以倚也樂下有以仰也樂似先古之  
爲令子孫也樂垂後世爲賢祖考也樂古之人非無吾道  
而有合不合吾適有之而有合也樂舉如是也樂可涯乎  
哉故曰達者宜有以樂也懼者何懼吾之所以達無曲折  
便邪以得之乎懼吾雌顏飴辭態媚嬖御以得之乎懼吾

飛聲窳跡盜取衆好以得之乎懼吾之得位無急夷而讓  
病乎懼吾無嗜豐盈而迷位如郵乎懼吾不恤居職而早  
計後來乎懼吾無激詭譎詐以取譽乎懼吾無攜實傳藝  
爲雀聚狙黠乎懼舉如是也懼可忘乎哉故曰達者宜有  
以懼也窮者宜有其所以樂無其所以懼古之人有之顏  
子是也凡所以病疾於道擇去之鮮矣而又得聖人爲之  
依旦夜熟復所理以爲樂所謂懼者獨不得功利下於人  
耳辱有所歸也歸乎有國有人者也與吾之俱生之人無  
達也懼於我何哉達者宜有其所以樂無其所以懼古之  
人有之周公是也以家爲周抱負稚主以究成天下矣凡  
所養天下者宜舉置之以爲樂而一無所以懼代之希顏

子而道周公者有其所以有無其所以無哉苟不至焉宜  
兩有所戒作兩戒

補泓戰語

宋襄公伐鄭楚伐宋而救鄭與楚會泓戰既濟未陣司馬  
子魚請擊之公不以戰卒敗而退公羊氏以爲文王之戰  
亦不過此日休補其文曰聖人制民患其力不可禁也設  
法以刑之患刑之不可止也用武以兵之兵之既出也民  
秉一作乘之爲格殺執之爲攻殘故聖人施金鼓以節之用  
羽旄以飾之爲蒐狩以教之自三代以降春秋之時禮樂  
之征弛掩襲之弊廣窮其力者譬角觝者爭其勝負並驅  
者競其先後胡爲仁讓哉文王聖人之至也雖以德化未

聞不兵而獲者然則伐大夷征密須敗者國伐崇侯虎襄  
公始戰齊而納孝公次及于泓則云不禽二毛不以阻隘  
夫聖人之愛民也班白者不提挈又云一夫不獲其所焉  
能驅於死地文粹作豈能決其勝於人命哉較其戰也文  
王不為也噫公羊氏違立明之旨以為文王之戰亦不過  
於此罪矣夫二字文粹作也

吊舊一作友

張琛

范陽盧氏子驤與人交必先熟仁信道德然後肯蹟無間  
始卒之道必全或重之以甘譽固不腴於心或風之以巧  
言亦不間其舊盧子之性達於玄盧子之機忘於言雅好  
歌詩吟風吸月往往有前輩體調七薦文曹不為時遇

其入皇帝十三年以故東觀歸孝則達於鄉里悉得盧  
子事一旦沉疴醫不去卒於山陽嗚呼天付盧子之至道  
而時違之天生盧子之孝節而時反之命耶以其欺天之  
盜一作道蹈胡為福以其達天之顏一作微回胡為促時之為  
一作道其跖耶時之為其回耶明然了之為固不及跖之時  
也琛之措意不足以書孤山雕碧寒水澄練子考已而

說玉贈蘭陵蕭易簡遊三峽一篇

說車贈楊誨之一篇八四澤宮詩一篇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六

文苑英華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七

能驅於死地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七能決其勝於人命哉較其戰也文

王不為也噫公羊氏違立明之旨以為文王之戰亦不過

此其意不且以書所山觀樂寒水登縣于其日而

其回非邦之為其回非邦然了之為固不及強之邦

盜一其回非邦之為其回非邦然了之為固不及強之邦

而邦義之天坐蠶子之幸隨而邦又之命非以其其天

千津一旦武商醫不夫卒然山觀樂寒水登縣于其日而

平其人皇帝十三平以姑東購韓李限表然澤里悉持蠶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七 雜文十七

辯論五 且滴天之坐大舉也 不燬其土大舉也

對禹問一篇 桐葉封弟辯一篇

太華山僊掌辯一篇 辯文一篇 宋簡文

三子言性辯一篇 內之意因也 限惑矣 對之千

贈送 禹不捐以對千我為不映人表以對我為

說玉贈蘭陵蕭易簡遊三峽一篇 小游以對

說車贈楊誨之一篇 入而澤宮詩一篇 無其人

辯論 我曰然然則禹之賢不

對禹問 我曰然然則禹之賢不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

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  
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  
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  
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而不  
傳二字集作不得如已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為  
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堯以傳舜為憂後世  
禹以傳子為慮後世曰禹之慮民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  
不淑則柰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  
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  
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  
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

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  
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  
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  
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於  
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

桐葉封弟辯

柳宗元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少弟集作少戲曰以封汝

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

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

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

以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

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  
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  
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况以為戲乎  
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  
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  
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  
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為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  
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太華山僊掌辯

王涯

西岳太華華之首峯有五崖比壑破巖而列自下遠望

文粹作遠而望之 偶為掌形舊俗土記之傳者皆曰昔河自積石

而東文粹作西流既越龍門遂文粹有南馳者千數百里折

波左旋將走東溟連山塞之壘不得去有巨靈於此力學

而剖其中踔而北者為首陽絕而南者為太華河自此洩

茫洋下馳故其掌跡猶存巨靈之跡也予聞而惑之乃往

觀曰誕哉此說乎夫所謂神者非人也其動無聲其行無

跡若形而無象若氣而無色按山剖澤而不見其作鼓風

奔水而不見其力視不可察名不能及故推而謂之神苟

有聲可聞有形可見非神之所為則皆人力之能及也焉

有神之作力而有人跡乎且夫高天厚地聳山流川者神

之所為也所言開山導河亦神也神之所以神者有作而

無悖一成而不易烏有始塞之文粹無而復達之始連之

文粹無而復絕之始不知終是不為神矣且此靈之運為

何古乎在大初開闢之始乎為陶唐洪水懷山襄陵之際

乎以為開闢之始也宜當胚渾之先天地未位萬象茫昧

尚無定歸當止一河之壅抑而一靈與一作其道借有其

事自為而著悠悠乎年代之眈沒其誰也克傳以為陶唐

洪水之際乎則禹奠百川宜在禹貢乃曰導河積石至于

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皆禹功之所致以達于海

豈天地大異之若此而典記不以為文哉天設四瀆宜有

以通不當始遏其流滯橈文粹有和氣及其汨亂而後理

也且山谷之作此形何則不有嶮岨文粹作相薄高深相

敵一作敵乃有銳而出者為虎牙偶而背者為熊耳角而狀

若牛首冠而峭者為雞頭必以形之類形而必加說則

豈牛能虎之象其亦有作乎予嘗覽張平子之賦西京至

巨靈高掌厥跡猶存之辭以為該聞精達常以是惑使不

語怪神之旨何所述明暨觀其形而容之果謬悠而無據

也將假文神事以飾其詞歟為思而有闕歟因辯其由而

述之以告山下

辯文

或曰文所以指陳是非有以多為貴也一作其要在乎彩

飾其字而慎其所以為體也又曰文章乃一藝耳是皆不

知上流之文而文之所由作也夫天之文位乎上地之文

位乎下人之文文粹作天文地文位乎中不可得而增損

文粹無三之字

文苑英華



者自然之文也故伏羲作八卦以象天地窮極終始萬化無有差忒故易與天地準此聖人之文至也但合其德而

三才之道盡後聖有作不能使文為五或七而盡其文粹作九

曲折者是其文之至者文粹無也文字既生治亂既形

仲尼作春秋以繩萬世而褒貶在一字是亦文之至者文

也乎然則易卦之一畫春秋之一字豈所謂崇飾之道而

尚多之意耶夫文者考言之具也可以革一作則不足以

裨天地矣故聖人當使將來無得以筆削果可以包舉其

義雖一畫一字其可已矣病不能然而曰必以彩飾之能

援引之當文粹為作文之秘急是何言之未歟夫天豈有

意於文彩耶而日月星辰不可踰地豈有意於文彩耶而

山川丘陵不可加八卦春秋豈有意於文彩耶而極與天

地侔其何故得以不可越自然也夫自然者不得不然之

謂也不得不然又何體之慎歟文粹夫天地八卦春秋確

止於此者也吾得定其所云其不至於此者唯吾何學焉

吾安能以天下之心也是則其心卓然絕於俗者其文不

求而至也無得于為教苟於聖達之門無所入則雖劬勞

憔悴於黼黻其可文粹數哉是故在心曰志宣於口曰言

垂於書曰文其實一也若聖與賢則其書文皆教化之至

言也徒見其纖靡而無根者多始日文與藝嗚呼

三子言性辯杜牧

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人性惡揚子言人性善惡混曰喜

文苑英華

曰哀曰懼曰惡曰欲曰愛曰怒夫七者情也情出於性也夫七情中愛者怒者生而自能是二者性之根惡之端也乳兒見乳必拏求不得即啼是愛與怒與兒俱生也夫豈知其五者焉既壯而五者隨而生焉或有或亡或厚或薄至於愛怒曾不須更與乳兒相離而至於壯也君子之性愛怒淡然不出於道中，人可以上下者有愛拘於禮有怒懼於法也世有禮法其有踰者不敢恣其情世無禮法亦隨而熾焉至於小人雖有禮法而不能制愛則求之求之不得即怒怒則亂故曰愛怒者性之本惡之端與乳兒俱生相隨而至於壯也凡言情性之川文粹善者多引舜禹作最言不善者多引丹朱商均夫舜禹二君子生人已來如二

贈送

說王贈蘭陵蕭簡遊三峽符載

玉在寶族拔乎其萃者山濡天地之粹和納陰陽之純精堅剛溫潤配德君子故以璉為瑚為珪為璋以奉乎神祇人鬼以飾乎車服冕弁非是則禮樂之道有墜於地焉當

其沉耀隱璞墮汨沙泥中枯槁闇藹光明不發庸工睨之  
譬頑塊意方拾之惑而復投此卞氏所以喑鳴珉璠所以  
長王去聲也及其逢值英匠識密鑿洞投於瓦礫而不疑叩  
之鏗然琢之爛然如蒸栗截肪氣吞蛇一作紅文珍貫魚目  
是時也即趙不得私愛秦不得暴取坐齊宮而後見藉紵  
繡而後執委連城如脫履割土地如裂帛以償其價猶恐  
其不直也玉則尚然人豈無之士君子含畧蘊器困於不  
陋塵垢被身體蓬茨沒四壁智不贍饘褐道不信妻子闕  
葺視之猶聲一作費夫也及其乘時運之會遭知己之顧鬱  
起耕釣作時功勳上以戴大君下以福生人澤流萬世  
塞九寓是時也一言受卿相再詞啓茅社以厚其禮猶謂

之不重於戲有至物必有至大有盛才必有大用歷觀前

知則已苟或知之則古獄之劍不為朽鐵也鹽車之

馬不為病駒也爨下之桐不為樵薪也磻溪之士不為憊

叟也蘭陵蕭易簡韜沉邃之識抱宏備之才業巨命隘與

時濩落若嚮者之事尚或不泯則道必有所明志必有所

行指顧樹勲績呼嘯取金紫是夫人也肯昧茲數而隕獲

于此際哉人謂甚病余固知甚泰矣然三峽孱顏驚波觸

天行容易愁况聞哀猿苟有鍾粟尺帛之可共則寧使賢

者栖栖公沂其間去矣自愛余一嘆矣且玉有盛美可以

况德亦感乎和璞之事故為說玉以餞之

說車贈楊誨之

揚誨之將行柳子起而送之聞有車過焉指焉而告之曰  
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於世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  
方其中然也材不良則速壞工之爲功也不攻則速敗中  
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滯方之所謂者箱也  
圓之所謂者輪也匪箱不居匪輪不塗吾子其務法焉者  
乎曰然曰是一車之說也非衆車之說也吾將告子乎衆  
車之說澤而村山而侔上而輕下而軒且曳佯而曠左革  
而長轂以戰巢焉而以望安以愛老輜以蔽內垂綏而以  
畋載十二旒而以郊以廟以陳于庭其類衆也然而其要  
存乎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者  
箱達而行之者輪恒中者軸揭而固者蚤長而撓進不累

乎馬退不罪乎人者轅却暑與兩者蓋敬而可休

集作伏

軾服而制者馬共牛然後衆車之用俱

集作具

今揚氏仁義

之林也其產材良誨之學古道爲古辭冲然而有光其爲

工也攻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輪守大中以動乎

外而不變乎內若軸攝之以剛健若蚤引焉而宜御乎物

若轅高以遠乎汚若蓋下以成乎禮若軾險而安易而利

動而法則度乎車之全也詩之言曰駟牡駢駢六轡如琴

孔氏語曰左爲六官右爲執法此其以達於大政也凡人

之質不良莫能方且

直一作

恒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遂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遇陽虎必曰諾而在其夾谷也視

叱齊侯類畜狗不震乎其內後之學孔子者不志於是則

吾無望焉耳矣誨之吾戚也長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於世懼其集無其字圓其外者未至故說車以贈

澤宮詩

序并

劉禹錫

澤宮送士歲貢也晉昌唐如誨以信義為良弓文學為藁矢規爵祿猶眾禽密殼持蒲朔風飛繳者數矣有措盃之妙而無雙鷁之獲張弓收視歸究其術繇是跡愈屈而名愈聞君子益多之彼不由其術一幸而中者雖懸貺在庭君子未嘗多也歲殫矣告余以西予為賦澤宮一章庶見子之弓弗再張也已

秩秩澤宮有的維鵠和初庶士于以于祿彼鵠斯微若止若翔千里之差起于毫芒我矢既直我弓既良依于高

因我不臧高壙伊何維罟維時視之以心誰謂鵠微

歲誠

五誠

持衡序并

彈琴序并

對鏡序并

辭金

水壺序并

守誠

口兵誠

酒

澤宮送... 矢規爵祿猶眾禽密殼持蒲朔風飛繳者數矣有措盃之  
妙而無雙鶴之獲誠弓收視歸究其術繇是跡愈屈而愈  
愈聞君子益多之彼不由其術一幸而中者雖懸貺在庭  
君子未嘗多也歲殫矢告余以西子為賦澤宮一章度見  
子之弓弗再張也已  
秩秩澤宮有的維鶴和和族士千以千祿彼鶴斯微若止  
因姓不姓高舉封回鞬器鞬御賦之心山鞬雷鞬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八

雜文十八

箴誠

五誠

持衡序并

對鏡序并

冰壺序并

守誠

猶子蔚適越誠

三誠

臨江之麋

未某氏之鼠

彈琴序并

辭金

口兵誠

黔之驢

敵誠

箴言

序

五誠

姚元崇

持衡

一作執

持衡者

一作衡者

天下平也君子執之以平其心夫衡在天

所以齊七政在人所以均萬物稱物平施為政以則

毫釐不差輕重必得是執衡持平之義也

人為衡四方取則志守公正

官銓綜斯德用行一作於里閭紛競以息故南北

左右以持稱物低昂不差毫釐使錙銖不惑輕重無疑智

不能矯愚不能欺存信去詐以公滅私王道無偏

君子無黨一作似法者天下公器官者庶人師長一作師其身

一作既正不令而行在下無怨唯上之平故曰上之所為

下必從矣上之所教人亦効矣一作向我之所教人皆其効

苟至公人將大同心能執一政乃無失嗟爾多士欽哉勉

旃庶此觀稱一作庶同夫佩弦

彈琴誠序

琴者樂之和也君子撫之以和人心夫其調五音諧六律

則移風易俗感舞禽獸而况和人乎故身不下堂不言而

理者蓋鳴琴故也

樂導至化聲感人情故易俗以雅樂和人以正聲樂有琴

瑟音有商徵琴音能調天下以治異而相應以和為美和

而不同如彼君子故善為臣者若彈琴宮君商臣則治國

之道大急小緩豈安人之心不調者改張踰於立法聲悲者調下感於知音昔武城單父以弦歌樂職鄒忌雍門以辯對匡國美此調撫而人是則昭告後來無怠於德

對文粹序 鏡誠序

執鏡者文粹無取其明也夫內涵虚心外分朗鑒萬文粹無

字物不可以匿詐衆象二字文粹作體無得以逃形是以野鹿

而慙山鷄對而舞故君子是繪是畫置之座隅蓋將照

回之心絕險詖之路也詩曰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其理

焉

秦樓明鏡鑒有餘暉色自凝曉光能洞微飾以鞞組匣以

珠璣龍統池卧鳥臨月飛傍入四隣中延萬象濟物攸博

利人斯廣握在帝心則宇宙融朗懸諸銓臣則翹楚瞻仰

且明不匿瑕君子是嘉不疲屢照君子是効嗟爾在職為

代作則刑不可濫政不可賊凡今之人鮮務為德紛綸諂

媚汨沒忠直當須如鏡之明斷可以平如鏡之潔斷可以

決敢告後來無忝前哲

辭金誠序

辭金者取其廉慎也昔子罕辭玉以不貪為寶楊震辭金

以四知為慎列前古之清潔為將來之龜鏡原其立者俯

而揖讓也跪者仰而受恭也俾左右顧盼又得謙恭之道

焉

古之君子策名委質翼翼小心乾乾終日慎乎在位欽乃



攸司請謁者咸息苞苴者必辭爾以金玉為寶吾以廉謹  
為師爾以夜昏可納吾將暗室不欺若爾有贈吾今取之  
爾其喪寶吾則懷非故曰欲人不知莫若勿一作為欲無  
悔悵不若守慎慎之伊何主誠在乎瓜李悔之伊何謹謗  
由乎意改慎則禍之不及貪則災之所起苟自謹身必無  
謗耻凡所從政當須正已誠往脩來慎終如始

冰壺者清潔之志

文粹序

也君子對之示不忘乎清也夫洞

作至

徹無瑕澄空見底當官明白者有類是乎故內懷冰清外

涵玉潤此君子冰壺之德也

玉本無瑕冰亦至潔方圓相映表裏皆澈喻彼貞廉能守

其節凡今之人就列稱臣當官以割剝為務在上以賄賂  
為親豈異夫象之有齒以焚其身魚之貪餌必曝其鱗故  
君子讓榮不憂辭滿為珍以備其德以全其真與其濁富  
寧比清貧吳隱酌泉龐恭致水席皮洗幘緼袍空裏雖清  
畏人知而所知遠矣嗟爾在位祿厚官尊固當聳廉勤之  
節塞貪競之門冰壺是對炯誠猶存以此清白遺其子孫

不守誠

韓愈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蕃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唯守土  
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蕃之也今之人有宅於山者  
知猛獸之為害則必高其柴援而外施窳窳以待之宅於  
都者知穿窬之為盜則必峻其垣墻而內固扃鑰以防之

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屈文粹作強之間而不知為之備噫亦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又不能焉豈材力有不足歟蓋以為不足為而不為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為而不為材力不足次之不足為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間矣彼之屈強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綿地則千里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之而不為之備乎哉賁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鷄之不期越一作鷄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

口兵誠并序

劉禹錫

然大矣然而卒為之擒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法之資殊也

一作士

曰然則如之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余讀蒙莊書曰兵莫慘於志莫邪為下缺然知志一作之傷夫生也他日讀遠祖中壘校尉書曰口者兵也盡然知言之為兵又慘乎志因博考前載極其兩端夫志兵之薄人激烈抗憤不過無從容於世耳口兵之起其形渥焉繇是知吾祖之言為急作戒以書于盤盂五兩之傷藥之可平一言成疴智不能明人或罹兵道塗奔救投方効技思恐其後人或罹譖比肩狐疑借有紛解毀輒隨之故曰舌端之孽慘乎楚鐵夷竈誠謀執戈以驅



吾友也汝事所從如事諸父借有不如意推起敬之心以奉焉無忽

三戒

并序

柳宗元

吾恒惡世之人不知推已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迨于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麋畜之入門群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使勿動稍使麋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麋稍大忘已之麋也以爲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三年麋出門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爲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其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終不寤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驢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龍然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憇憇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爲且噬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嚙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龍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為已生歲直子鼠子神也愛鼠不畜猫又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厨悉以資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施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纍纍與人夔行夜則竊齧關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為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鼻數月乃已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為可恒也哉

敵戒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為益之由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為范文為患厲之不圖舉國造怨孟孫惡滅孟死滅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智能知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祗益為喻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愆病克壽矜壯死暴縱慾不戒匪愚伊耆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箴言序 白居易

貞元十有五年天子命中書舍人渤海公領禮部貢舉事越明年春居易以進士舉一上登第泊翼日至於旬時伏念固陋懼不克副公之選克王之賓乃自陳戒于德作箴

言曰國豈不其隘公之德之實八自勉太乎於  
 我聞古君子人疾沒世名不稱耻邦有道貧且賤今我生  
 休明代二十有六年乃策名名既聞於君乃干祿祿將及  
 於親升聞逮養紫公之德之死矢報之報之義靡他惟勵  
 乃志遠乃猷俾德日新道日就是報於公匪報於公是光  
 于躬匪光于躬是華于邦吁其念哉其勗哉庶俾行中規  
 文中倫學惟時習罔怠棄位惟馴致罔躁求一德五常陶  
 甄于內四科六義斧藻于外若御輿既勒銜策乃克駿奔  
 若治刃既砥淬礪乃克用利無曰擢甲科名既立而自廣  
 自滿尚念為山九仞虧于一簣無曰登一第位其達而自  
 欺自得尚念行千里始于足下嗚呼我無監於止水當  
 於斯文庶勉斯厥止慎厥終日顧於箴言無作身之羞公  
 之羞

代河湟父老

卷一百一十九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八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八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八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八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八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八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八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八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八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八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八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八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六十九 雜文十九

諫刺雜說

畫諫一首 見三百六十二卷

代河湟父老奏一首 見三百六十二卷

禦暴說一首 木猫說一首 重其生者

文道元龜一首

禦暴說

或問為物之暴者出於狼虎也何暴攫搏於山藪之間耳

權倖之暴必禍害於天下也狼虎焉得而類諸夫虎狼之

暴炳其形猶可知也權倖之暴萌其心不可知也自口作

形者不過於噬人之腥昨人之膏血自心者則必亡人之

家赤人之族爲害其不甚乎然則權倖之暴不能抑亦有  
國者不能設備以禦之俾民罹其害曰虎狼吾知其能禦  
者弓矢也權倖如之何能禦也曰刑法曰彼秦漢其弛刑  
法耶何趙高王莽之肆暴而不能禦哉曰彼秦之高漢之  
莽得肆其暴者皆由刑法之不明也苟明暴何自矣噫田  
鄙者由能執弓矢以弭其暴耳有國者反不能施刑法而  
禦一作移其暴豈存國者重其民不若田鄙者重其生哉

木猫說

昔有兔類而小食五穀於田及穀熟農者獲而歸之兔類  
而小者亦隨而至遂潛於農氏之室善爲盜每竊食能伺  
人出入時主人惡之遂題曰鼠乃選才可捕者而舉言其

人曰蒼蒼之野有獸其名曰狸有牙爪之用食生物善

怒才稱捕鼠遂俾往須其乳時探其子以歸畜既長果善

捕而遇之必怒而搏之爲主人捕鼠既殺而食之而羣鼠

皆不敢出穴雖已食而捕人獲賴無鼠盜之患即是功於

人何不敬其狸之名遂號之曰猫猫者末也莽蒼之野爲

本農之氏爲末見馴於人是陋本而榮末故曰猫猫乃生

育於農氏之室及其子已不甚怒鼠盖得其母所殺鼠食

而食之以爲不搏而能食不見捕鼠之時故不知怒又其

子則疑與鼠同食於主人意無害鼠之心心與鼠類反與

鼠同爲盜農遂歎曰猫本用汝怒爲我制鼠之盜今不怒

鼠已誠失汝之職又反與鼠同室遂亡乃祖爪牙之爲



用而有鼠之為盜失吾望其矣乃載以復諸野又探狸之  
新乳歸而養既長遂捕鼠如曩之者

文道元龜序

天寶初適于平陽平陽太守稷山公則衡之從考舅雅好  
古道門尚詞客當今文人相與多矣嘗歎曰取士之道才  
其難乎或精文而薄於行或敦行而薄一作淺於文斯乃有  
失其道一至於此顧衡曰吾嘗謂一作語爾知言爾其言之  
衡私門以文場而進五世鄙雖不詞忝藉餘訓一作休敢著  
元龜以叙其事元龜曰文道之興也其當中古乎其無所  
始乎且天道五行以別緯地道五色以別方人道五常以  
別德易曰觀夫一作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

下非五緯孰可以知天非五方孰可以辯地非五常孰可  
以化人文之為道斯亦遠矣天人之際其可得於是乎夫  
卦始乎三畫文章之闡大抵不出乎三等斯乃從人而有  
焉工與不工各區分而有之君子之文為上等其德全志  
士之文為中等其義全詞士之文為下等其思全其一無此字  
思也可以綱紀一作紀物義也可以動衆德也可以經化化人  
之作其唯君子乎君子之作先乎行行為之質後乎言言  
為之文行不出乎言言不出乎行此一無此二字質文相半  
斯乃化成之道焉志士之作公然以立誠憤然有所述言  
必有所諷志必有所之詞寡而意懇氣高而調苦斯乃感  
激之道焉詞士之作學古以抒情屬詞以及物及物勝則

詞麗抒情逸則氣高者求靖一作麗者求婉耻乎質貴

乎清而忘其志至斯乃頽靡之道焉古人之貴有文者

將以飾行表德見清者一作事行相乎天地一作之際道

達乎性命之元正復乎君臣之位昭威乎鬼神之粵苟失

其道無所措矣君子也文成而業者志士也文成而德

然今人此無之作其多詞士乎代由尚乎文者以斯文而

欲範一作物範眾輕一作邦叙正一作其難致乎化成悲

夫敢著元龜庶觀文章之道得喪之際悔吝之所由者也

二字一作皆文粹一作夫敢著元龜庶觀文章之道得喪之際悔吝之所由者也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九

雜文二十

文苑英華卷第三百七十

紀述一

辯三傑一首

張中丞傳後叙一首

夏平一首

旌故平廬軍節士文一首

辯三傑

或謂客曰談者以大尉西平王武畧天授神機獨運剪大

憖威不庭安社稷於綴旒返鸞駕於夷庚功格上下為唐

元老可與夫漢三傑並鶯矣客曰蓋聞殊途同歸在乎立

事而已又聞有能不能斯則所趣異也夫鄴侯鎮關中三

秦之地給餉道數年之儲功加萬代實亦茂矣留侯持重

寶以啗秦將燒棧道而媚霸王壁固陵而諸侯屬至封雍  
蓋而吾屬胥說勸遷都從擊代奇謀秘策變化無窮可謂  
盛矣然俱無戰功與大尉不侔矣淮陰侯浮髡而虜魏豹  
拔幟而禽趙歇斬陳餘破夏說殺龍且睢水之上襲田廣  
歷下之軍謀無不滅戰無不尅故漢祖所謂連百萬之衆  
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盛矣哉斯可與大尉同風矣  
吾子獨不聞太尉之事歟聖上龍興也太陽照於殊垠玄  
澤慘於中夏而腥羶之戎倔強巴漢昏迷之將叛換燕趙  
乃授公偏師俾公專達西南則却地千里東北則獻俘億  
計至若挫魏勝解趙圍斬顏良於萬人之中伏孟獲於七  
縱之際皆公之任也暨賊此痛發六龍避狄關畿有鹿

之變藩鎮懷狼顧之虞公乃誓師徒行在如火之烈如  
之疾不交鋒而十萬虜之奔北宵潰矣於是保長安肅聚  
不出有詔與李懷光犄角相應收復舊都懷光怙亂要功  
阻兵西上內懷反側之釁外萌結連之端賊既合謀人皆  
異志公幸脫虎口誓與國讐乃據渭橋之倉守新豐之路  
逐懷光於舊苑降賊於臨陣軍聲大振師克在和一舉  
而群盜剪滅再勦三捷京師無秋毫之犯黎庶感  
春陽之晞安畧此字無傳不朽之勲德崇  
惡蛇豕慕義下此字傳不朽之勲德崇  
功茂如此之大此字傳不朽之勲德崇  
立之功則無乃此字傳不朽之勲德崇

弱齊襲歷下... 大尉數... 平逐懷光屯渭上乎淮陰  
虜魏趙新立之... 孰與不... 破燕朔相濟之寇乎淮陰會  
垓下而諸侯... 孰與... 尉收天色而孤軍獨進乎淮陰  
潰已窮之項羽孰與... 尉... 朱泚乎由是揚摧而  
言功實不侔矣或曰鄙人... 議事狹近第聞輿誦疇分  
三傑固不知蕭張則如彼淮陰又如此可謂太尉蕪蕭張  
之謨謀邁淮陰之勳業遠矣宜其戴元后庇群生揚洪休  
膺馘福元后三接極賞九命功莫大而不伐德彌尊而益  
恭焜燿當世文闕萬祀矣故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  
將至有開必先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周之翰... 大  
尉之謂乎

張中丞傳後叙

韓愈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閑家中舊書得  
李翰所謂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傳頗詳密然尚恨有  
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  
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  
竟與巡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  
第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為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  
而辭服於賊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  
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  
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悟之遠見救援不至  
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

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  
有城壞而其徒俱死獨蒙媿耻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  
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之  
城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終  
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  
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  
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  
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  
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  
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  
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茲

之自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

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

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

而助之攻也愈常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文粹作州間

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者集作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

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已

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

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

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投所佩刀

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

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

圖矢著其上，輒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嘗在圍中。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集無此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籍時尚少集作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集有也字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

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有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揚揚集作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一作中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其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夏平

沈亞之

夏之爲郡南走雍，千五十里，涉流沙北。

集作以

阻河地當朔

方集作古名其郡曰朔方其四時之辰天暑而延冬其人毅

其風烈其氣威而厲易憤而難平夫其難平之狀在陽為

悖在陰為很悖為不平者在上暴橫而為一字有也在下殘

冤而為一字有也也很為不平者在上蔽惑而為也在下憤激

而為也元和之初夏之節度韓將軍入覲其甥楊惠琳為

之後以兵叛天子命將軍演伐集作代之既至盡殺其屬將

曲者直之無別罪併俘其家姊弟妻子以其善貌者擇而

入其餘均償麾下騎士皆得肆辱汚明年拜右衛李將軍

愿為尚書出代演為政至其城察民氣色不得平乃留意

於察果得之因集作却今日天子愍不辜父而命四方為政

執事觀察之夫楊惠琳反脅其良人良人以骨肉妻子故

又集作已不能即死制已在人今皆以是罪

矣其姊弟妻子當免者不宜復蓄汚且又皆良人子等

耳寧幸如此集作是乎今盡籍出之無得隱吏更察敢有知

是者斬於是尚書愿廼以畜馬為則訓得所虜者相當其

直其人皆死志積冤憤既出則豁其所蓄道路呼聲四逸

有感情不勝于心者則仰而號俯而躍退而變為喜而舞

誼其德其聲雜調齊感如是連日改旬而後已是則脩其

化三字集作條理其政如此其氣復能而很集作悖耶夏之屬土廣長

幾千里皆流沙屬民皆雜虜虜之多者曰党項相聚為落

於野曰部落其所業無農桑事畜馬牛羊橐駝廣德年中

其部落先党項與其類意能氣不等因聚黨為兵相伐強

者有其馬牛羊橐駝其後支屬更酬殺轉轉六七年莫  
能禁道路殺掠以為常嘗與華夷貿易馬牛羊橐駝者買  
已輒以壯騎從間道伺險擊奪華民華民脫死者幾希矣  
愿乃二字集作尚書公既按察部落盡知其得大者死小者盟又念  
曰今盟已敢有叛者滅之其后有人貨得一馬厚價善已  
駭而逸亡其所就月餘奔歷數帳異逐之又至一帳張之  
老乃相與執而請公居請曰有馬逸來莫知其所由自後  
更歲故亡馬者得復之是則脩三字集作是則整頓其蔽如此其氣  
復能而悖集作為狼耶夫政二字集作夫政之不明則平不得施於  
色笑集作笑色語矣集無此語法不清則平不得信乎井閭者  
五字集作市貨

平今憂北一方也得其平如此豈在位者而知周公

之邇耶乃籍所以于篇以明善理云爾十二字一作亞之乃得籍為平之所

以著于篇 旌故平盧軍節士文公

郭駘郭航本不同族皆家平盧軍駘父珍岑天寶七年及

第以集無此字舉進士與權臯著作同上第天寶末燕人叛

雖以戮自是而齊趙之間頗聞其強矣駘既壯能習先人

所業復舉進士時權相國為禮部尚書書其所立欲擢之

及聞家居非地即罷選歸而亦為師古所辟駘與故渤海

人高洙集作洙為等伍師古死師道代之復用洙駘

為從事有頃常山帥卒其卒請嗣帥未得命師道亦遣

...

...



卒數千二字集人北渡河屯平集作原以為顧望洙眡相

與議語謂燕蔡之侯初封欲令師道先集作為朝省以樹

大効集作乃說曰傭有操鋤為人治稼者能勒穀滅集作

穡糧歲得均稽至于傭子既專地自入其伍益相辨助或

謂之語曰田人百畝成而飽之直幾半足以飽三冬之復

集作至於所取非任賴主人土廣且寬之則曰可苟設一

旦篤其不奉亦奪矣是屬固不殍乎集作此借言於家人

尚爾况傭於天子乎今河北之傭方責其專田君侯寧可

以假非於不理者誠能此時因經圖以畫集作入其地親

謁闕下則君侯之功莫可與等保餉世世惟文粹孱孫亦

終不奪豈不幸集作哉夫舉食於人當清飢之望也一

千金未足者不能千集作金及飲而進於前雖海陸備

顧與糠粒齒尚何所愧願君侯省之無為人從集作事將

行左右者更沮之曰猛虎所以使狗集作畏而不敢犯者

以其能威自居也故盤林橫谷奮睛以拳怒掉尾以倚嘯

馱噉集作於羶豕麇麇之肉及棄其所長而欲弭目集作

委首以待餒是知命懸於執者之手雖塵集作兒得以狎

而搏如欲申步於咫尺安得自遂也今公舍自食而就待

餒其後亦能無恨乎孰為公計其事於是師道果得集作

悔遂殺高沫而助以能善人左右者聞集作之故得無殺

幽於蔡之鄙縣使人守其門親屬通往來輒籍署更十餘

歲當元和九年蔡帥少陽死其子元濟欲以其父之地請

與議語謂燕蔡之侯初封欲令師道先集作為朝省以樹

大効集作乃說曰傭有操鋤為人治稼者能勒穀滅集作

於天子天子怒發兵圍之既急師道亦悖仍集作陰為之

助明年秋師道兵萬餘東寇彭城入蕭豐沛且敗而還因

艱四境出取乃為練繕書緘之絮帑如顆遣航持詣彭城

請其帥願得上奏將行執航手曰帑力慎勿洩書不吾名

蓋假齊人劉諒耳非見帥無得言吾書者航至彭城航宗

人運為武寧虞侯都使始航欲舍人之會運將兵出定豐

未還航直詣賓府見郭行餘因曰航母之姊子劉諒有帛

書奏記陳叛集有者山川曲折之狀願見將軍行餘得之

真銳川文粹起告其帥航見帥獨謂帥曰書郭取為之畏

洩故假劉諒劉諒者師道所信之吏也遂發書書詞云

以兵三千人出滄州用戈船浮海入蔡淄之上此恃海不

備所處皆罪人謫吏無所與取遂與上奏於是天子遣

彭城帥知之帥以為非取書與師道為之以相註誤故航

歸不得書報獨告以信語航不敢復故道道回遠凡數千

里乃及取所處未見取且為師道所召既行與取兄子會

於道因竊謂曰今者航無狀受召豈前事之露耶且露航

獨死終無所敗無憂也取聞之幾自引死航本菜人常以

氣感聞於平盧軍及師道欲叛盡縻絡敢士故航在召集

名中初航不知其召之所以也意為集作知前謀竟憂死

明年元濟誅又明年師道反詔遣大梁楚彭城蔡許滑魏

之師合而四入於是彭城軍下魚臺入金鄉楚軍圍海取

其二縣大梁軍攻考城得之稍蔡許共拔斗門至臨濮魏

其二縣大梁軍攻考城得之稍蔡許共拔斗門至臨濮魏

其二縣大梁軍攻考城得之稍蔡許共拔斗門至臨濮魏

軍渡楊流占東阿再戰涉商屯鄆西六十里兵最近賊賊  
益敗故師道遣右將軍劉晤將握前後兵三十萬人出當  
魏魏兵日急晤亦為師道所篤及集作歸軒師道盡以鄆  
城降得拜為滑帥在十四年二月乙亥也高沫以前著跡  
追為尚書蓋言寵之助得以入集作郎為滑從事詔令行  
餘為記室行餘與助會於河關之間助謂行餘曰助前者  
使航馳帛奏至彭城聞其還不聞其問今已死矣君知其  
請乎行餘曰請者云何助猶能盡語章中之詞矣行餘曰  
果然嗚呼航竟死矣莫有聞者嗟乎十四年余與李襲淵  
濠宿白馬津俱聞之於郭記室明日復皆如濟北濟北之  
人盡能言助之節故悉以論著將請于史氏云卷終

